南斯拉夫近況

——尹·慶·耀——

一

狄托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就是共產黨，這是毋庸置疑的。一九四八年國際共產情報局開除南共以前，狄托幾乎也可說是史達林主義者，所謂狄托主義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才逐漸形成。因此南共與俄共之間，與其說是有了理論的歧異而促成事實的決裂，勿寧說是有了決裂的事實才促成理論的歧異。就南共的動機言，也許是爲：(一)南國環境不同於蘇俄；(二)故示歧異，以明自身不隸屬於莫斯科；(三)便於爭取西方的援助。演變迄今，雙方在理論、政策、制度各方面，已有相當距離，現今我們只能說狄托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

南共認爲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只一條，無產階級獨裁沒有一定的形態，因此它不採取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制度，農業集體化尺度已放寬，地主沒有被鬥爭，經濟管理權比較分散，私營企業仍被允許存在，其人民獲有較多的自由。南共認爲南國農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且大多爲自耕農，過分強調工人階級專政，過急推行集體農場制，都會使它喪失農民的支持，而且南斯拉夫小國寡民，絕經不起像蘇俄一九二九—三〇年强迫集體化時那樣人力與農產品的大量損失，所以它要走自己的道路。其次，南共認爲蘇俄的蘇維埃國家制度，是對於馬列主義的一種國家極權實用主義的修正。像蘇俄那樣權力過分集中，正是官僚主義和官僚國家主義的溫床。且階級政權全面控制經濟，會阻礙社會發展，促成國家停滯，因而認爲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國家即應逐漸消亡，最近且擬頒佈新憲法，促速其消亡。不管其理論的是非得失如何，單是這樣在共產政權的外殼上髹漆一些自由的色彩，對其爭取西方援助，就當有不少便利。

二

馬克思生前并未爲他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設計一套完美的制度，因此俄共與南共的制度相較，何者更接近正統，頗難斷定。事實上，兩者都是創舉，都在摸索，而且其結果都未必與預期者若合符節。

就政治制度言，南國現今可稱爲立法機關的是「聯邦國民議會」，四年改選一次。它是由兩院組成：(一)聯邦院：是一般的代表機關。(二)生產者院：是直接從事物質生產者的代表機關。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間的大選中，聯邦院代表三七一名，其中三〇一名由普選產生，另七〇名則由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國民議會選派。生產者院中代表二一六名，其中一六八名是工業方面的代表，農業方面四八名。由此看來，實仍有重工輕農之嫌。

身爲國家元首的總統由國民議會兩院聯席會議選出，任期四年。另外，聯邦議會選舉委員三〇至四五名組成聯邦執行委員會，根據法律和議會的規定決定行政機關工作的一般政治方針，并監督這些政策的執行。它行使一般共產國家部長會議所具有的對行政機關的政治監督，但不執行部長會議或各部長所負的行政任務，行政任務由直屬的機構即五個聯邦國務祕書處（註一）及聯邦執行委員會下設的四三個委員會、局、處執行。

南國對蘇俄的權力過分集中，時常加以非難。但在它的現行制度下，狄托一身兼任總統、聯邦執行委員會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總書記，則非集權而何？據大宅壯一氏稱，他對在日本大使館服務的南斯拉夫女職員詢及狄托時，她習慣的環顧左右，而後壓低聲音談話，雖然她沒有一句批評到狄托！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魯在俄共二十一次大會的報告演說中稱：「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指責我們黨過分注意加强國家機構，在國家消亡論方面違反馬列主義。蘇聯現今沒有以政治理由投獄的犯人。南斯拉夫既然高談强制機關的消亡，就應該全部釋放以政治理由投獄的共產主義者。」這是以吉拉斯（註二）事件反唇相譏。

南國議會中的生產者院係由各產業部門代表構成，用意在使生

產者直接參與政治，以防官僚主義的產生。事實上高級官吏、軍人、外交官等乃南國的特權階級，他們居住的是沒收自往日貴族、資本家或自建的豪華住宅，與平民生活懸殊。其他高級所得者爲藝人、醫師、技術人員，而黨幹部公開非公開的收入甚多，他們正形成一個新階級，與蘇俄相差幾希。而最近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托多羅維奇更承認造成經濟困難的許多缺點中，就有所謂「出現了官僚主義」。

三

在經濟制度方面，南國也不同於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起初，南共也曾强迫推行農業集體化，當它被逐出國際共產情報局後，集體化政策隨之緩和，結果九二%的耕地再度歸於私有。現今農業經營可大別爲三類，即國營、共同經營與私營。國營係以過去王室所有土地及新墾地爲主。據不久前曾赴南訪問的美國大法官道格拉斯稱，現今南國農民僅有八%加入集體農場，八%加入國營農場。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匪「人民日報」轉引南共資料稱：一九六〇年南國有國營農場四五六個，經常雇用農業工人八萬一千多名。幷稱農場工人每月收入七、五〇〇第納爾（註三），經理則月入七五、〇〇〇第納爾，當前者之十倍。「斯列姆戰士」國營農場工人曾於去年九月卅日因三個月未領到工資而罷工。共匪報導難免有誇大之處，其他共產國家的農民生活，也許更比不上南斯拉夫。不過，在南國，農業仍是一個頭痛的問題，省營農場在虧本，農業總產量則在減少，據匪方報導，一九六〇年較一九五九年減產九%，一九六一年較一九六〇年減產六%，較預定目標減少二〇%。去年頭九個月美向南提供小麥五九萬噸，同年年底又提供五〇萬噸。狄托本人也對道格拉斯說：在過去十年中，南國糧食僅有一年能够自給，一九六一年夏季歉收，很多地方一連五月無雨，因此預計一九六二年仍要向美購買小麥六〇萬噸。其實除了自然氣候以外，南共一若其他共產國家，農業投資不足，使其農業技術無法現代化，乃其農業不振的根本原因。

在工商業方面，南國是准許私營的，不過雇用工人限在五名以下。日用品貿易方面也是自由的，沒有所謂公定價格存在，這是說在某種程度下准許自由競爭。工場裏都有工人委員會的組織，對經理方面有很大的發言權，且控制着利潤的分配，工人已不單靠固定的工資收入，這是其他共產國家所沒有的。然而這幷非沒有毛病，因爲企業盈餘被國家拿去了大部分，剩餘的又被工人吵着分去，使得經理人員無法遵照黨的訓示，將較多的利潤投之於企業。據薩格里布某企業機構的技術主任說：「剛在幾天前，我們的工人中，有一個叫我們給他購買一部新機器，應使他每小時能够生產更多的單位。我告訴他：『但是，你們已有了新機器了。三年前，你們不顧我們的反對，贊成分派巨額花紅，你已把那部機器帶回家去，而且吃掉它。』」這種情形，顯然對於企業擴充國家稅收及福利事業的辦理，均有影響。

對於私營企業的寬容，公開召募有才能有經驗的人才出任企業經理（事實上經濟官僚大多爲黨幹部），在共產國家都是獨樹一幟的。而在國家經濟管理方面採取分權，狄托尤先於赫魯曉夫。據共匪報導，南國私營手工業工場急劇增加，目前社會主義成分的手工業工場約七、五〇〇家，工人二十萬名；私有成分手工業工場一一五、〇〇〇餘家，工人達三〇萬名。有些私人手工業雇工達五〇至二五〇名，擁有很大的工場，成交巨額生意。在現行制度下，社會主義成分的手工業必須把捐稅都繳給聯邦，而私人手工業則把絕大部分捐稅收繳給「區人民委員會」，因之南斯拉夫區人民委員會爲了增闢資金來源，就幫助私人開設工場、逃避關於雇用勞動力的法令，在稅收上弄虛作假。社會主義的企業爲了謀利，把價值幾千萬甚至上億第納爾的生意包給私人手工業主。

此外，南國工業上還存在着不少困難，例如近年來從西方輸入機械設備的工廠，很多還不能完全獨立生產，需要由國外輸入零件或半製成品（註四）。另方面儘管南國的經濟制度已注意防止官僚主義，但除中央機構外，地方和多數受補助的重工業，仍充滿了官僚作風和暮氣，他們盲目擴充，胡亂投資於新工場，致使產品不易

找尋銷路。據南國「經濟政策」週刊於去年十二月九日透露，去年頭十一個月，其電力、煤炭、冶金、五金、化學、建築材料、木材、紡織、橡膠、皮革等十三個工業部門都沒有完成生產計劃。今年四月七日南國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托多羅維奇向聯邦國民議會報告稱，去年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出現了近幾年來所沒有的下降趨勢；而在今年頭三個月內，這種趨勢還在繼續。農業生產已停滯了兩年。進口比出口增長得更快，造成了支付赤字的增加。同時，價格和生活費用有了上漲，市場發生了波動，經濟處於不穩定狀態。報告表示担心這種不穩定狀態的繼續加深和外債的過度增加。足見其經濟困難的嚴重。

五

南國對外貿易，在一九四七年時來自蘇俄集團的貨物佔其進口總額五六・一%，南國輸往蘇俄集團的貨物則佔其全部出口的五二・七%。一九四九年底，此項貿易幾已全部停頓，南國不得不轉向西方，另闢蹊徑。據匪報導，去年南國對外貿易逆差達一、〇四二億第納爾，相當於一九六〇年的二倍和一九五九年的三倍半。又今年二月南「經濟政策」週刊透露，一九五九年南出口總值等於進口總值的七〇%，一九六〇年降至六八%，去年更降至六二%。

對外貿易中的大宗是對「共同市場」國家，南國向它輸出農產品和工業原料，而輸入其工業品尤其是半製成品。此項輸出額佔南國出品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農產品出口的一半；其輸入額又佔南國進口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六〇年南對共同市場貿易逆差爲三七六億第納爾，去年達五三八億第納爾，增加了四三%。南國對美輸出，一九六〇年爲一一六億第納爾，去年減爲一〇八億；由美輸入額一九六〇年的一四九億第納爾，去年達五四〇億。貿易逆差由一九六〇年的二六五億第納爾升至四三二億第納爾。南國對亞、非、拉丁美洲國家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總額一二—一五%，這方面的情形當然比較好些，因此它計劃在今後四年內增加到二〇%。

此外，根據聯合國資料，近年來南國與共產國家的貿易亦有減少趨勢，其情形如左表：

南斯拉夫近況

	對蘇俄		對東歐國家		對亞洲共產國家		合計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一九五九	五七・六	四七・二	一二・五	一〇〇・二	二・九	一・四	一七二・七	一四八・八
一九六〇	五六・九	五二・七	一五二・八	二九・五	〇・五	一・二	二一一・二	一八三・三
一九六一	二九・二	五〇・九	一三・五	一〇七・九	—	〇・二	一九二・七	一五九・〇

註：(一)單位＝100萬第元

(二)輸出入係以南斯拉夫爲準

(三)對東歐國家貿易中含有東德及西德貿易在內

南國貿易情況短期內恐難改善，因爲它的工業尚依賴西方的半製成品，正如托多羅維奇所說：「儘管支付平衡中的赤字相當大」，仍不能「過多的減少進口」，因爲那將意味着「破壞生產和減緩經濟的發展」。而在共同市場進入第二階段，農產品也實施共同政策後，南國農產品因關稅限制將無法再行銷共同市場（據波波維奇稱，今後十年內南將損失數億美元），而英國和歐洲自由貿易區國家如果也加入共同市場，更會給南國帶來新的困難與障礙。因之，最近南國再度接近蘇俄，以及加緊和某些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勾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六

南國從美、英、法（去年曾貸款五千萬法郎），西德、義、奧、瑞士、瑞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獲得貸款，其中援助最多的自然是美國。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匪「人民日報」曾列表說明「狄托集團從美國得到了多少援助」。據稱根據南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四五年至去年底，南國從美國和「美國控制的國際機構」，共獲得三二億美元以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據同年十一月廿七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透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南國接受美援總額爲三五億美元。本年四月間，南國宣佈根據美南協定，美將給南

二一噸小麥、五萬包棉花等農產品，總值爲二、四六〇萬美元。美國會雖曾一度主張停止對共產國家的援助，嗣又對政府讓步，此項援助今後當仍可繼續。

過去，蘇俄曾以譏諷的口吻警告說，依靠資本主義的「小麥」，是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南共也反唇相譏說，不懂得這樣做的人，使用自己的「小麥」也建立不成社會主義。依據各方報導，南國運用資本主義的「小麥」建設社會主義的結果是，其工業生產八年間增加三倍，總人口中的農民由七五%降至五一%。貝爾格萊德雖比不上布拉格或布達佩斯，但各項建設突飛猛進，市面也相當繁榮，人民生活除捷克外，在共產集團內可居上層。另方面，它的經濟建設也遭遇到一些特殊困難，如前所述，最近且陷入嚴重的危機中。這自然不是「小麥」本身的問題。

近年來狄托採行了不少自由世界的制度，但他幷未放棄其共產主義者的基本立場。於是在政治方面專政與民主之間，在經濟方面統制與自由之間，就格格不入，充滿矛盾。南共所謂的民主幷不就是自由世界的民主，它現今也仍是一種獨裁政治。在經濟上固然也有限度地容納了自由競爭，但未根本放棄共黨式的控制。且其經濟中殘留着蘇俄式的舊制度，例如舊式的複合率貨幣制度，使各大生產機構無法擬出眞正的生產成本，或確定國內生產品的比較成本。其貸款的分配，完全操諸國家銀行及其分行，由於負責人的官僚作風，只照計劃分配貸款，從不以經濟的和商業的標準作判斷。扶助輸出和補助輸入制度的推行，常和政府停止保護成績不良工場的目標背道而馳。前引托多羅維奇報告中，他除指責在南斯拉夫還存在着「對生產資料的各種壟斷因素」、「企業的、地方的和其他狹隘的本位主義，往往用反官僚主義的詞句來掩蓋自己，其實也同樣是官僚主義，只不過是『分散管理』的官僚主義而已」。這種官僚主義對上級和鄰居「企圖保持行動自由、壟斷、超額收入和其他各種特權，對下則窒息民主和自治」。此外，他又說「主觀弱點」是「困難的主要原因」，「某些現象是由於我們的法令、制度、監察和監督不够的缺點所造成的。」這些問題和困難「不能一下子解決」，因爲其形成的原因除去「當前的以外」，還有那些「長期的、較深刻的原因」。我們以爲，那種東西雜揉、充滿矛盾的制度，實爲其根本原因所在。

南斯拉夫正在草擬的新憲法，據稱有兩大目的：一是在政治和財政的管制上實行較大的分散權力；二是設立一個憲法法庭，由獨立的法官主持，有判決政府行爲是否符合憲法的權力。這是說要擴大自由。可是自從狄托作此允諾以來，爲時一年又半，新憲法草案尚未公佈。而且加德爾已向議會表示，這項公佈將再度延期，這自然與其經濟情況惡化有關。早在去年下半年，身爲副總統兼南共理論家的加德爾就已改變口風說，集權不是絕對的壞，分權也不是絕對的好。

今年六月廿二日南「戰鬥報」刋載狄托最近對伯爾格萊德政治科學學院代表的講話，指責私人投資只顧及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全般發展，去年機器製造業輸入總值達四、五〇〇萬美元，因而影響到其他方面。地方單位盲目擴充，建立一些所謂「政治工廠」，使資金凍結達二百至三百億第納爾；而大批存貨不能出售，致國家蒙受損失，對外貿易失去平衡。銀行的貸款方式有缺點。若干幹部貪圖享受，不住公家供給的公寓，而另建私有住宅。許多人都想自備汽車，在限制進口後，有大批運抵邊境的汽車無人認領。這些都與前述各節情形相符。狄托認爲必須修改一九六一｜六五年的新五年計劃，以及投資政策，使未來的投資必須在獲利的基礎上進行。就整個的趨向而言，他是要加多一些管制，這和新憲法的精神不甚協調，由此可以體察出南共是如何徬徨歧路、舉棋不定。

有人說狄托所行乃新共產主義，又有人說南斯拉夫是共產主義的實驗室，但至少截至現在爲止，這種實驗並未成功。而今後南斯拉夫將要左轉？右轉？或者說是加緊控制還是擴大自由，都值得吾人密切注意。至於，某些外國記者把它看作東西兩種制度的橋樑，那是極容易犯下無可救藥的錯誤的。

註：㈠共分外交、內務、國防、財政、商品流通等五個國務祕書處。

㈡吉拉斯與狄托、加德爾、蘭柯維奇爲南共四大領袖。前因出版「新階段」一書，由副總統地位被判入獄，每有病痛，狄托仍以其侍醫爲之診視。服刑四年兩個月後假釋，近又以「史達林會見記」一書再度入獄。又今年三月十三日南議會通過法令，赦免戰時犯罪者十五萬人以上，使現在監禁中的約千人獲得釋放，今後從逃亡地歸國之十五萬人亦不再起訴。

㈢第納爾爲南國貨幣單位。依今年二月廿六日三藩市迪克有限公司報導，官價匯率一美元合七五〇第納爾，市場匯率則爲一美元合八〇〇第納爾。

㈣南會輸入義大利快意牌汽車全部機械設備，且宣傳可自行生產，實際上仍係由義輸入各項部品，在南裝配而已。

共匪縣級統計與計劃

譯自 The China Quarterly

李卓敏作
楊允瑛譯

共匪的統計工作作得如何？爲了要明瞭這個基本但複雜的問題，作者因此對共匪的統計工作，作了一個調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共匪尚無統計制度可言。共匪是否曾計劃建立一有效的統計制度？何時有此制度，以及其如何發展？共匪官方統計由何機構初步作成，又由何機構作最後審訂？在不同的經濟範疇之內，原始報告單位如何獲得基本資料？用何種方法將資料的正確性作某程度的審查？統計工作人員的範圍與素質如何？在一九五八年與一九五九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當該時共匪官方統計較早期共匪官方所宣佈的數字急劇下降時。修訂過的數字是否可信？爲何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共匪所發表有關統計的資料如此之少？在一九六二年加里福尼亞大學所出版的「共匪的統計制度」一書中，對這些問題已有解答。

在那本書中所作的研究，是以共匪那些專爲國內統計工作人員所發行的刊物，爲研究的基礎。但僅依靠文件的觀察，通常會發生一個問題，即：在文件上所發現的，是否與實際情形相符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當時原稿已在印刷之中，作者獲得一個機會到遠東訪問。在那裏，作者與一位青年作了一次談話。那位青年在一九六〇年底逃出大陸之前，自一九五六年起，在匪區曾從事於統計工作。且在一九五九年是「縣」政府內統計單位的主管人員。雖然他的工作僅限於在共匪二十八省中一省的一個縣裏作工業統計工作，但當他有意阻止全國的統計制度發展時，却變得意味深長。因此，他的證言實質，以及許多結論，都被搜集在該書中；此外，尚引起了許多有益的新論點。

這篇論文，是以作者與那位青年的談話資料爲基礎，爲了某種明顯的理由，此人的姓名及籍貫均爲假設。這個談話，開始於敍述該青年的個人資料與所受訓練。接着對匪區統計與計劃機構有一個簡短的敍述及「縣」級工廠工人與行政官員薪給標準的比較。其餘兩部份則與統計報告系統及計劃的方式及程序有關。本篇論文的結論是對縣的工業產量統計的評價。

個人資料與所受訓練

王君於一九三四年誕生於華南某省的甲縣，當共匪竊據大陸時，王君僅十五歲，尚在師範學校讀書。畢業的那年，他被分發到一個小學教書。這時，共匪正在號召青年進入軍事幹部學校，爲了希望未來能有很快的昇遷，他自願的響應了這個號召。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他進入了在省會的省立公安幹部學校，經過六個月的訓練之後，他被派到「人民解放軍」某團部的公共安全室去報到。在這一段時期裏，共匪軍中有兩項中心工作，即：反間諜與公共安全。每一個團中都設有一個情報單位去執行反間諜的任務。王某被派去的那個單位，有三十個工作人員。一九五二年六月，他在公安部，受到了更進一步的情報工作訓練。一年以後，當他所工作的那個團移往他省時，王某的工作單位，却因與當地情況已熟悉，而留在該地。

一九五九年十月，王某因病在一軍事醫院留醫二月，當他自醫院出來的時候，匪區各地正在實施强迫徵兵。此外，又大規模的重新編制軍隊，年齡太大，及部份無工作能力的冗員，均被裁減。王某被宣佈屬於這些冗員之中，被遣至縣政府手工業局當會計。但他對新工作毫不熟悉，王某又被送至省會的手工業部門會計訓練班去接受爲期三月的訓練。這種訓練，僅使他們熟悉了會計的一些術語，如「借款」、「貸款」、「資產」、「負債」、「成本決定」等。當作者與他談話時，這些名詞他都運用得很熟練。與他同時受訓

的學員，總數約有五十至六十個。有兩位教員—一個是大學畢業生，另外一個則係畢業自高級工藝學校，此外，尚擁有八名助理人員。在課程完畢之後，王某回到縣政府去作會計工作，作了一年多。

在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匪區因急需統計人員，縣政府的人事室又將王某送至省會的省工業局接受統計訓練，此一訓練為期六月。在這段時期內，每隔一天，就有一次二小時的演說，接着由受訓學員自行討論。這些演說，均和計劃與統計有關，包括：設計計劃的方法與程序，五個主要國家計劃的內容—工業生產、原料分配、勞動與工資、基本建設、以及成本與利潤等問題。在統計學中，調查方法尤為重視，特別是在「試點的調查」（Experimental Point Survey），即在特殊地點，選樣加以調查。統計訓練，又包含研究了解每一種表格的形式。例如對產量、價格、流動資金，固定資產，在企業中作為內部自用自利潤中抽取的百分比（按王某所言，一般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他結訓時，王某被派往甲縣的工礦局當一名統計員，而手工業局則被合併於其中。在一九五七年初，他抵達該局，剛遇上準備一九五六年的年報。

一九五七年匪區大鳴大放之後，緊接着的是整肅運動，王某的女友在縣政府人事室已作了數年的職員，在大鳴大放期間，她曾坦白的批評了「黨」的人事政策，在該政策之下，幹部的升遷，往往基於政治上的可靠性而勝過其辦事的能力。當整肅運動於七八月間達到縣裏的時候，她被「黨」以右傾的理由開除，被罰以勞動改造。王某認為黨對她的處置是不公平的。這件事使王某開始不滿。

在一九五八年的早期，許多平常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被送到生產線。王某在四月份輪到，他被派到縣裏的一個機械製造工場，在那裏，他作了一年多工人。這個工場是屬於專區的。甲縣約有四千個工人在該專區所轄的工場中作工，約有六千工人在縣屬工場作工。除此一萬名工人外，在一九五九年約有一千人被送至鄉村，從事農村工作（其中大多數是生手及不熟練的勞工）。在一九五九年的七月，王某再度被調為縣政府工礦局的統計員，兩個月以後，他被選去接受縣裏的「黨」訓練課程，去學習黨史與黨章，雖然他本人既非黨員，亦非共青團員。課程有二十多天，學員約有四十人，均來自政府機構與人民團體。在該年年底，他升為該局經濟計劃室的副主任。

一九六〇年的十月，甲縣停止建造新工場及擴充已有的工場，受影響最大的是機械製造廠及鋼鐵場，因為它們正處於擴充設備的階段。同時，大批公務員又被下放至生產界—這次指定為期一年。王某被派至甲縣煤礦場，此礦場分為五個工作區域。工人總數超過八百，其中三十個來自縣政府及其他機構。該場又設有礦場看守人員。王某對礦中極端的貧苦生活實在無法忍受，尤其是「沒有足夠的食物」，因此，王某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偽裝探親而逃出大陸。

組織與薪給標準

甲縣人民委員會（即縣政府）的工鑛局，包括五個部門：生產技術室、會計室、經濟計劃室、供銷室與祕書室。經濟計劃室內又有兩個單位，即計劃組與統計組。除去主任及副主任外，在計劃組有四個職員，包括一個組長，在統計組有兩個職員。他們均在同一辦公室工作，經濟計劃室尚有一個打字員。

在計劃組的四個職員中的兩位，負責準備生產計劃與統計組的材料供應。另外兩個職員負責準備「基本建設」計劃，與擴建現在的工廠與建造新設備有關。這些投資計劃的實際資料則由工鑛局的調查隊按月供應。

統計組的計算，是借助於幾把算盤與兩架「中國」造的計算機，與這些簡陋的裝備相反的是，在王某屢次去參觀省統計局時，他看到該局可以說擁有一座「計算工場」，雇用二十名工作人員操縱許多架大型的計算機。

正如一個定律一般，任何單位的首長均為共產黨員，而負責員工政治思想的人員，通常是由一個未入共黨黨籍的助手來負責執行其任務。縣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即縣長）與工鑛局的負責人都是共產黨員。經濟計劃室的主任，不僅是共產黨員，且為共產黨在該局的支黨部委員。計劃組的組長，亦是共產黨員。

工鑛局對縣政府轄下的工鑛場有直接控制權。而那些縣內人民

公社所擁有的工鑛場，則由公社工業管制局所管轄，該局係一九五八年末由縣政府所設立。工鑛局有卅名雇用人員，在公社工業管理局則有二十名工作人員。

王某回憶（可能不太正確）在匪區，行政工作人員一般分爲二十七級，在甲縣的工作人員，等級大多數均在二十五級至十五級之間。縣裏的「黨」書記，爲第十五級，月薪一百六十元，縣長通常是十六或十七級，工廠廠長，通常是二十一至二十四級，二十四級每月可得薪水四十四．五元。王某爲二十二級的幹部，每月薪水六十八．五元。依他看來，全國薪給標準相同，但實際上因地區不同而薪給亦有不同。

比較說來，縣內的工人工資標準分爲八級：八級月薪一百二十元，七級九十五元，六級八十五元，五級七十元，四級五十元，三級三十八元，二級三十二．五元，一級二十二元，縣中的工人，多數均在四至五級之間。

按照王某所言，大多數在省內的縣級統計工作者，均係提升自該區的工廠工人。

統計報告

在工鑛局轄下的工鑛場，每十天應將實際產量數字向局中的統計組提出報告。這些報告，均作成表格的形式，特別注意這十天內既定的生產目標是多少，以及在十天結束時，所完成的百分比是多少。這些資料，在第十一天的上午十點以前，必須向統計組提出。

此外，這些工鑛場，又要向統計組每月、每季、每年提出對生產狀況、產品質量、經濟指標、新產品試驗生產、生產力測定與工資等資料的報告。這些報告均以表格方式作成。然後裝訂起來，加以編號。生產狀況表與實際完成產品的比較不僅與該時期所訂的目標有關，亦與先一年同一時期的出產相比較。產品質量表顯示出合格的產品的生產數量與它們在這一段時期內在總產量中所佔的比重。新產品試驗生產的表格，列出新產品的名稱、計量單位、效能及用途，發明者的姓名，以及產品是屬於全國性，或屬於省、專區以及縣級。如果所發明的東西，除該省外全國各地均已有時，則視其爲「省級生產」，反之，全國各地亦無該項產品時，則應視爲「全國性生產」。依此類推，則又有「專區或縣級生產」。生產力測定表是以總產量值在一九五七年的價值（以一〇、〇〇〇元爲單位）爲基數，計算出每一個雇用人員與每一個生產工人在全部時期中的生產力。工資表顯示出計劃及實際上的雇用人員數目，以及計劃與實際上的工資清單。王某指出，有些工鑛場的工人，通常每日更換。有些工人則與工鑛場簽訂以日計算的合同。

每一件產品生產出來，必須在所有的表格上登記。經濟指標表專列共匪國家會議所訂的產品種類，即所謂「中央指示產品」。例如，酒、生鐵、與稻米等，即係此類生產。又如毛巾、汗衫、以及竹器等，即不在其內，該表的形式如下：

經濟指標表

呈報單位：　　年　月　日

項目	單位	計算基礎 分子	計算基礎 分母	每單位指數	備註
白酒(65%)：					3.3噸米
每噸所需稻米……	噸	100(米)	30（酒）	3.3	產一噸酒
每噸酒所需米的百分比…	百分比	10	33	30.3	一噸米產.303噸酒
生鐵：					
每噸生鐵所需焦炭……	噸	700(焦炭)	100(鐵)	7	鍊一噸生鐵需七噸焦炭
每噸生鐵合格的百分比……	百分比	20	100	20	百分之廿的生鐵合乎標準

各工鑛場提出之所有報告，均由該局的統計組保存，在對那些

表作正確的檢驗以後，統計組即開始準備其本身的報告。所有月報、季報及年報，均首先向該局負責人提出，然後再轉呈給縣級機構，及專區；在呈給省政府以前，均應經該局局長批准。除去此項例行程序外，所有的報告均來自統計組，亦直接送至專區的計劃委員會，副本送至省統計局。在實際效果上，專區的計劃委員會的地位正如縣政府的計劃部門。另一方面，省統計局對於縣屬工鑛局有關統計的工作保有直接命令權。

對於十日爲一期的產量數字處理的方法則稍有不同，當統計組每十天自工鑛場接到資料後，不得遲於同日下午三時以後，他們必須直接向專區計劃委員會以電話提出報告（通常以電報），計劃委員會爲此特備有專綫電話。

每一階層都感到提出各種報告是十分煩擾的工作，按照王某所言，在他那個單位，通常爲了準時提出報告，所有職員甚至因此而必須工作通宵。

在工鑛局內，尚另有一個單位接受來自工鑛單位的定期資料。在匪區，某些產品生產價值是劃一的，全國相同，地方機構不可隨意改變。但是在甲縣，許多作成的產品價格，係由該局會計室決定。各種工鑛場定期向會計室提出原料價格的資料，以建議他們產品應定的價格。最後，連同上級的指示，再做一最終的決定。

沒有獲得該局預先的許可，其他政府機構，不可派調查員至該局控制下的工鑛場收集統計資料。當該局批准該項請求之後，經濟計劃室即發給請求單位一封印好的介紹信，且蓋官印，上刻：「甲縣工鑛局搜集資料專用印鑑」其信函形式如下：

許多機構按期至經濟計劃室請求給予介紹信函。例如稅局，即需要檢核銷售數量以對照產品數字計算稅捐。（據王某陳述，爲了

信紹介—料資產生業工縣甲

註備	資期求時要料	資位此單求之要料	的目	資質需性所料

稅捐，工鑛場向稅務機關提出銷售數字，而非生產數字。因此，不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產量數字自工鑛場發表出來。）地方上的人民銀行分行，也需知道這些數字，以作爲放款與儲蓄的計劃。商業局亦欲知道各種工廠與鑛場的工人數目，以便估計所需的消費。同時，勞動局亦欲知道工人數目及他們的工資。

計劃—程序與方法

甲縣工鑛局的計劃組，負責草擬生產計劃—並非每月，而是每季與每年。該局的經濟計劃室接到來自專區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其中多半與整個區域內的原料及人力的採用價值有關，生產計劃由計劃組基於這些命令，加上由統計組供給的實際產品數字作成草案。

這些草案，稱爲「準備提出計劃」，必須由經濟計劃室的主管及副主管審核，然後再呈局長批准。在局長審閱及批准後，再呈給縣中的黨書記加以同意。按照王某所言，此乃與一般實際情形相同，縣人民委員會，雖爲此一區域內之最高行政機構，但所發佈的主要政策及法令，必須預先獲得縣內「黨」書記的承諾。

有了局長與縣「黨」書記的審核與批准，計劃組再就此計劃擬一新稿，準備兩份，以打字機打好，正本送專區計劃委員會，副本送省統計局。下一季度的生產計劃，必須在該新季度開始前四十日送至計劃委員會。下一年度的計劃，則應在新年度開始前三月送達。

專區委員會在審核後，將這些計劃作最後決定。即現在所要稱的「完成定稿的計劃」，該稿退回縣長辦公室，再至該局的經濟計劃室。該室必須進行準備在該局管轄下的每一個工鑛單位按照新目標所作的生產計劃。

專區對縣所發的定稿計劃，包括兩項目標。第一項是所謂「保證完成數字」即不計代價必須完成者。第二項是所謂「計劃完成數字」，即在盡可能範圍之內一定完成。第二項數字通常較第一項爲大。當該局經濟計劃室接到這些數字，然後再爲其屬下的工鑛場作成兩套計劃。以專區所計劃的「計劃完成數字」當作「保證完成數字」，對「計劃完成數字」則採更大的數字。按王某所言，第二項目標，通常較第一項大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例如，專區通知縣政府，後者必須生產五百噸煤，而應盡可能的去生產六百五十噸。然

後，縣裏的工鑛局的經濟計劃室，則轉告工鑛場，他們必須生產六百五十噸煤，而應盡可能的努力去生產八百噸煤。但專區所要求的眞正目標，僅爲五百噸煤，則爲一沒有公開的事實。

同時，經濟計劃室的統計組規定要對當時的工鑛場產量提出月報、季報及年報。在這樣的控制之下，列出工廠有最大的生產紀錄，無異是說明了他們根本不可能完成他們的預定計劃。這些計劃被送至有關工鑛場，但不對外界披露。

統計數字—一個評價

按照王某所言，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各工鑛場向統計組所提的生產數字是不正確的。工鑛場被驅使着去虛報其他的統計數字，因爲如果未達到指定的生產目標，則要受上級的申斥及批評。而且共匪主要是對產品的數量感到興趣，而非質量。因此，當各工鑛場在提出他們的生產報告時，各種藉口均被提出。例如：有些工廠解釋說，產品因在計件，故尚未全部集中。其中大多數是：包括在他們報告中所提到的，退貨以及有缺陷的貨物被買主送回修理者，雖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在他們呈到統計組以前，均宣佈已完成及超額完成指定計劃。事實上，報告表中，通常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爲正確的。例如一個工廠宣稱生產了一千噸酒，也就是實際上眞正的生產了七百噸酒。

據王某觀察，事實上每一個工廠及鑛場虛報它的產品數字大約

數字由統計組提到專區計劃委員會時，又被虛報一次，如此一次次的虛加上去。當工鑛場所提的產品數字較專區原定要求數字爲少時，統計組則要與工鑛局長商討此問題，準備一個適當的生產數字，使專區能接受。例如：工廠現有五千噸產品，較專區原訂目標少一千噸，則統計組就將數字提高一千噸，成爲六千噸。王某曾加重說明對專區所呈的生產數字，必須要與完成定稿的計劃中所指定的目標接近。否則，工鑛局將被責以無能力去履行其責任。

縣政府的「黨」書記與縣長，均因公務太忙，無暇關心統計報告，僅有重要的簡明表格數字必須被他們批准，其他的統計數字，在接到以後，僅視爲例行公文，由書記或祕書處理。

據王某推測，如果省政府覺得縣政府提出的數字並不滿意，爲了在省政府獲得較好的印象，專區很有可能同樣再將生產數字加以虛報。

甲縣工鑛局的經濟計劃室是唯一有權向其所屬工鑛場檢查生產數字的機構。該室統計組，基於所搜集到的其他資料，例如原料分配的總數等，以決定報告表是否正確。但統計組本身如無相當時間去搜集充分證據，以說明該報告不實，則無權修改這些報告（但縣「黨」書記除外）。

統計組的職員，大多數時間均奔波於訪問工廠及鑛場。在某些情況之下，因缺乏標準衡量器材，故檢查是不十分可靠的。縣裏的煤鑛數字表示出，他們的生產，是按照載煤車的車數來決定，每車表示半噸煤，但在煤鑛中無稱盤等度量衡器材的設置。

因此，所有的統計報告，必均被統計組毫無變更的接受。如果該報表需要澄清，或者發現計算上以及其他錯誤，統計組則以電話通知有關工鑛場，指出問題所在，要求工場補正。小規模的檢查是不大實行的。不顧事件的確實性，如果本身未作過這種違法的事情，則不會允許約有百分之四十的虛報，自原報單位至專區，或再至省統計局。在這件事裏，如果不是整個工鑛局，則應該是整個經濟計劃室，要負審核及顯著的疏忽之責。

雖然如此，但是最深入的當場檢查，在一九五九年亦曾舉行過。當「反虛報運動」在中央與省級繼續了相當時期後，此運動到甲縣時，已是八、九月間。工作團由縣政府組成，檢查一九五八年與一九五九年前半期的產品數字後，發現在這十八個月中，來自各工鑛場的報告，虛報情形達到了百分之百，有的甚至百分之二百。在有些情形，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典型的平均數字。這一運動，在對工業產品數字作適當的糾正後結束。自此以後，工鑛場又犯了虛報產品數字的老習慣—一般約在百分之四十左右，與前面所提的一樣。

對近幾年來，共匪工廠統計的正確性，王某評論道：「工業產品的數字在一九五八年以前較可靠，因爲在那年起實際上才開始『虛報』，且一直繼續至今。

（譯自：The China Quarterly. No.9. Jan.—Mar. 1962. P.112）

今日蘇俄（下）

阿克西里・基甯斯基著
顧富章譯

○集體農莊苦況○

在一個區中心的小車站上，一些集體農莊莊員正在等候列車，他們的穿着襤褸而骯髒。其中有兩個老年人，當他們知道我是外國人時，立刻活躍起來，向我問長問短，幷且沉痛地敍述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一個老年人自認對於「舊制度」記憶猶新。他說：「是的，在沙皇時代，不論是農民或是小市民，生活都很好。」

另一位老年人看來歲數較少，他指出，在列寧時代生活也很好。至於談到目前，他們都便緘默不語。

爲了想參觀一處古蹟，我邀請這位年歲較少的老者作嚮導。當時另有許多人都願隨行，爲了免使他們遭遇麻煩，我請他們留步，他們也就同意了。當我們離開車站後，老者告訴我說，他剛才所說關於列寧時代的話是假的。他說：「他們都是一丘之貉，赫魯曉夫也不比史達林爲好，只不過是巧於規避，擅長癡人說夢而已。」他肯定地說：「最近兩年來的生活，比起一九五六年——五九年代更爲艱苦。」在他們農場裏每一勞動日的工資只有現金二十戈比，小麥半公斤、玉蜀黍半公斤和一點點馬鈴薯。

在另一個區中心，我和一個集體農莊女莊員談了話。這個中年農婦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每月的工資只有六盧布。此外，每一勞動日發給半公斤小麥和一公斤馬鈴薯。她的丈夫已經離開了農場，在這個區中心的建築業裏工作，每月的收入是十盧布。他們的工資，每年要扣除房屋保險五盧布，自留地稅金二十盧布（過去此種稅額還要高）。從農場得到的工資，糊口已難，更談不到買衣服和鞋，所以她的丈夫不得不跑去城市找工作。據她說，幾乎所有的男莊員都是如此。

我在基輔遇見一個壯年農婦，她從三五〇公里以外的貝日格勒省來此。她已經被風濕症折磨了好幾年，聽說在基輔可以治好此症，所以來此求醫。但是由於她不是本地人，雖然跑了許多醫院和機關，也沒有獲得醫治，現在已經過了兩個星期，她在基輔乞食維生，回程旅費也已花盡，想靠乞討來籌款實無可能。據她說，農場裏的人生活也很苦，每月工資現金六盧布，當然另外還發一些口糧，今年是每一勞動日穀類兩公斤，勉可塞飽肚子而已。可是發糧時常延遲，特別是在老小衆多之家經常鬧飢荒。在他們農場裏還有一種最困難的情況：兩年前所有的私畜牛隻都被收購一空，現在連兒童也沒有牛奶可喝。

在奧德薩車站附近，我遇到一對來自八十公里外××集體農莊的農民夫婦，衣着襤褸，形容枯槁，背上背着一個小包袱——他們的全部財產。他們告訴我說，他們不得不離開農莊，以求在城裏找份工作。在農莊裏每一勞動日只有工資七——十戈比，有時改發一些農產品，但也少得可憐，這位農民說，他們有一個代表團去參觀過距他們村莊一百公里的「報曉農莊」。那是一個模範農莊，好像那個農莊裏每一勞動日的工資是一個半盧布，農莊的牧場幷普遍供應牛奶，農民的住宅也不壞。

我在基輔還遇到不少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民。例如有一個來自外

喀爾巴阡省伊爾薩夫區的農民，他說在農莊裏每月收入十盧布。此外，每一勞動日獲得半公斤穀物。他說，所謂一個勞動日，實際上要工作兩天才能達到那種標準。

根據我和農民們談話所悉，在蘇俄的集體農莊裏，對於沒有勞動能力的老殘農民，都不發給補助金。有些人目前正沿途托缽，想跑到城市裏乞食維生。我自己也到處碰到貧困、老弱和傷殘的乞食者。這些人雖然一再向農莊要求一份輕便的工作，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絕。

◦蘇俄青年的反共情緒◦

我現在要描述一下我對於蘇俄青年的總括印象。至於個別的事例，限於篇幅則不加引述。

與我交談過的蘇俄青年，常常在談話中表示出堅決反共的態度，并說人民中不滿政府的情緒正在日見增長。但我也遇到過一些崇拜共產主義，并且信仰俄共的青年。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人并不希望箝制反對的言論，并且認爲反調是非常自然和允許的。大體上說，幾乎所有的人都已知道現今制度的缺點。區別只是在於：共產主義的反對者是堅決反對政府到底；而黨的信徒則認爲政府正在進化和發展，它將逐漸走上眞正的民主與法治。

大學生抱怨生活太苦。特別是那些沒有親人照顧的學生，他們不得不耗費過多的時間去工作，因而就誤了功課。他們也不滿所謂「社會政治學科」佔用了過多的時間，把教學計劃上的專門科目時間減少了許多，因而降低了青年專家的技術水準。學生的不滿情緒并導發於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學生們非常了解這些「先進科學（指馬列主義）」的偏頗和落伍，而有時甚至是直接的僞造和捏造，例如俄共黨史便是。

許多大學生說，要想進入技術性高級學校或精密科學與自然科學學系最爲困難；而進入人文科學學系則非常容易，但它們對於蘇俄青年很少吸引的力量。

我很樂於指出的是：蘇俄學校中一般學生的課業負担都很重，還有很多人在夜校和夜間補習班中就讀。此外，公共汽車、電車和公園裏，乃至在市街的長龍中，都可以碰到抱書而讀的人。

◦騷亂、示威和遊行◦

關於蘇俄境內近年來的動盪不安，我也聽到了一些。好多人對我說起齊未爾——塔烏（俄羅斯卡拉岡達省城附近一小鎮，在西西伯利亞）事件。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奧德薩也曾發生騷亂。開始是由於民警在街上圍捕酗酒者，於是一羣民警與一羣醉漢發生鬥毆，聚攏了許多圍觀的羣衆。民警并出動了預備隊，他們用武器恐嚇圍觀者，但驅散不了羣衆，頃刻已聚集了三千人左右。一個民警鳴槍示威，擊斃了一位婦女，因此導發了羣衆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有好幾千。這一次事件從晚上九時一直鬧到深夜二時方始平息。隨後有三十人被逮捕，各被判以不同期間的徒刑。

一般人民不認爲這種混亂具有政治性。但蘇俄政府却認爲這正是政治性的事件，他們把羣衆遊行與恰當其時所舉行的法官選舉聯結在一起來觀察。

一九六一年初，在頓尼茨地方也發生過騷亂。有兩個蘇俄人對我提起這件事，但他們都不明白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和眞象。

◦政府教唆下的排猶行動◦

從表面上看，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韃靼人、亞美尼亞人和其他民族之間，并沒有任何不同，他們好像是平等地組成了一個民族。但是有人告訴我，在西烏克蘭（原波蘭屬）有所謂「烏克蘭獨立主義」，在波羅的海諸小國中還存在着民族主義。特別是在老一代人的觀念中，這種意識最爲濃厚。

同時必須指出是：目前蘇俄正流行着排猶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情勢。如果蘇俄政府不採取手段來煽動排猶之火，蘇俄人民實不會有絲毫的排猶思想。特別在最近幾年，俄共採取了誣蔑猶太

人，并侵害猶太人權利的政策。對我談及此事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一些猶太人，也有一些俄羅斯人。現在舉一些實例如下：申請出國旅行，不論個人或是團體行動，猶太人除了極少的例外，一概不獲允准；猶太人不得前往派有蘇俄專家的經濟落後地區去工作；只有特別著名的猶太籍學者、作家和音樂家可以因公被派出國；同時猶太人不得進入祕密機關和祕密地區工作，只有極少數原有的猶太籍專家們獲得例外，因爲少了他們，工作便不能進行。有一個高年的猶太人告訴我，爲了用別人來代替他們，常常在普通機關裏也開革了不少猶太人。

基輔和奧德薩在一九六一年都關閉了猶太教室，每一市僅保留一所。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學校、俱樂部，禁止學習古猶太語，至於保持民族文化與歷史傳統，則更不可能了。

據說，反猶主義最囂張的地區是在烏克蘭。

在莫斯科有人告訴我，一九六一年莫斯科近郊馬拉賀夫克也發生了反猶事件。當時有人在教會院落內散發反猶傳單，在教會庭園內掛上標語，寫着：「我們要實現希特勒沒有完成的理想。」民警大批出動，包圍了教會，整整兩天之中，不准許任何一個人接近該地。

此外，有一種意見說：這些反猶的傳單和標語是地方黨務機關和安全機關用以反對宗教的詭計。蘇俄政府正致力於澈底消滅宗教，基輔和奧德薩的情況可以作證。

◎教堂遭逢厄運◎

一九六一年，基輔當局關閉了所有的小教堂和私人禮拜堂，以及安得列也夫大教堂和基輔穴洞修道院。目前全市僅賸下十五所教堂。在關閉安得列也夫大教堂時，曾遭遇到反抗。當政府人員執行查封時，約有一百個婦女拒絕離開禮拜堂，雙方僵持了一天一夜，政府當局唯恐引起民變，幾乎束手無策。直到夜間二時，方用卡車運來三百名民警，佔領了教堂。民警把這些女信士一個個拖出教堂，抓上汽車。部份女教徒被關進了監獄，其餘的人則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封閉教堂後，立即在其四週建築了無門的圍牆。

奧德薩在一九六一年也關閉了所有的小教堂、禮拜堂和四個大教堂，其中最大的是神學院的教堂。神學院也已被關閉，許多學生前此已經隱藏起來，若干人找到了工作，并住進了公共住宅，留校的學生則被遷送到不知名的地方。現在奧德薩祇留下了九所教堂。但據別人告訴我，這些教堂都得被關閉，我在基輔也聽到過類似的傳聞。

一位來自伊爾薩夫區（烏克蘭外喀爾巴阡省）的集體農莊莊員告訴我，一九六一年，不顧人民的反對和抗議，他們區裏也關閉了兩間教堂。

關閉教堂的行動開始於一九六〇年。自那時以來，一直是日益劇烈。一方面，地方的黨（團）機關對教徒們實施個別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們致力於挑釁行爲，例如故意打碎教堂的玻璃、侮辱教會，在禮拜時做出一些流氓行爲等。

在官方的若干欺詐詭計中，用得最廣泛的有兩種。

第一是派遣一個委員會前往教堂視察。該委員會隨後幾乎是千篇一律地決定這個教堂必須大修，而且在修理前必須先行關閉，以免教徒們在此遭受傷亡。如果教徒們能够募集到必須的資金，并實施了通常只是多餘的修理，政府又會決定將此一教堂撥作特別的博物館用途，把它從教徒們的手中征收了去。

另一個詭計是課征教會和牧師的重稅，規定某一教會在某一期限前要繳納一定數目的稅金。這種限期通常是很短的，如果屆時教會繳納不出，教堂便要被關閉。如果教徒們籌足了政府所要勒索的數目，政府便會發出數目更多的稅單，進行下一次更大的勒索。

課征牧師的稅額，通常都在其個人收入之上。例如伊爾薩夫區一位集體農莊莊員告訴我，他們村莊上的牧師每月要納稅一百盧布，而他全家的收入也不足此數。集體農莊莊員們便幫助他籌募稅金，以求能保存住教堂：因爲牧師如果繳不起稅，教會便要被解散，教堂便要被關閉。

許多蘇俄人向我提起史達林對教堂的迫害。他們說，一九三六年在基輔和奧德薩兩地，均僅只保留唯一的禮拜堂。他們恐懼在一

九六二年會再度遭逢這種厄運。

在脅迫之下的教徒

蘇俄的宗教徒現在已不下數千萬人。其中有不少人時刻準備着爲信仰而殉難，但大多數的職工和大中學生並不公開表白他們的信仰，以求能獲得安靜工作和學習的條件。很多蘇俄人告訴我，青年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教徒，但前往教堂參加禮拜的青年人並不多，而且很不準時。青年們常常請求他們的祖母和母親在教堂裏爲他們禱告。

有人告訴我，除了官方的反宗教行動在日見加强外，黨（團）委員會並對每一個教徒展開洗腦工作。他們甚至干涉到教徒的家庭生活，教唆此一家反對另一家，以達到誰也不敢去教堂祈禱，誰也不敢在家庭中懸掛聖像的目的。黨（團）組織有時威脅教徒說，如果發現他們進入教堂時，他們便要倒霉：學生要失去獎學金，工人要喪失獎勵金，甚至說將使他們失去工作或開除學籍。據說最大的迫害是加諸在教育界工作的教徒身上，他們被解職後還要領取「黑籍證」，從此將永遠不能找到合乎自己專長的工作。部隊中的官兵上教堂如被發現了，也要大大地倒霉。

但是這並不能影響到全體。我在禮拜式結束時碰見一個青年人，年約廿歲，看來是個大學生。據他說，他按時參加教堂禮拜，他的一些朋友們也是如此。他說：「有什麼能換取這個？失去那微少的獎學金有什麼關係，反正它是不够做什麼用的，唯一的辦法還是多做些工作。當然，『道德』上的壓力將會加重，他們會說這是落伍的、愚蠢的玩意，可是最愚蠢的人也不會聽信這些。」

我參觀了一些教堂和宗教活動，並且極認眞地觀察了一下。

我到過基輔的夫拉基米爾大教堂，在那裏參加了一次晚禱和一次午禱，每一次參加者都在二百人以上。可是臨到結束時僅賸下五十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老年人，但畢竟也有青年人，每一次都有二十多個小伙子和三十多位女郎。

我曾數度前往奧德薩的烏斯平大教堂，參加過週末的澈夜祈禱式（六——八時）和週日的禮拜式，每次都有五百人參加，青年男女約在一百二十人左右，大多數教徒均到禮拜式結束時方散。當週有一次不大的宗教節日，我去大教堂參加了午禱，午禱是在上午十時半開始，這一次午禱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參加。前此的禮拜式是早上六時半開始，據說參加者近兩千人，其中有不少青年在禮拜式結束時方去上學和工作。有人告訴我，一九六一年復活節的晨禱，至少有四萬人參加，他們把大教堂層層圍住，壅塞了教堂附近所有的道路。

我並到過奧德薩的天主教教堂，參加了週末晚禱和禮拜日的晨禱，每次均有五百人參加，特別多的是水手，青年人的數目與東方正教教堂中所見者相若。

我不止一次聽說：直到現在，不管政府對宗教的迫害如何加强，許多黨員都在祕密地爲自己的子女施行洗禮。幾乎所有的共青團員都在教堂裏舉行婚禮，但常常是不作正式的宣佈。一個年青的女醫師告訴我說，有一位上校，是俄共黨員，患重病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已經奄奄一息。當他蘇醒時，第一句話便是：「我一生中不信上帝，自認是無神論者。現在我只有一個請求，請一位牧師到我這裏來！」於是，一位牧師來到他的身旁，聽完了他的懺悔語並授予聖餐，同時依照他的要求，在他的故鄉依宗教儀式把他殯葬。

宗教書籍完全未見出版，甚至教徒也不辦刊物。在禮拜時，我看到信徒手中的唱詩單都是手抄的。在奧德薩有人告訴我，一九五八年曾經運來一批聖經，迅即被教徒們分搶而光。

有一次，我在教堂裏找一位年青牧師談話，當時旁邊站有別人，我對此未加留意。當這位牧師知悉我的身份後，他便竭力提高嗓門，以便使周圍的人都能聽到他的話。他說的都是些宣傳的字句：「宗教爲和平而奮鬥，宗教與蘇維埃國家之間的關係極爲正常，我們享有信仰的自由……」因此我們的交談未能實現。

這位牧師可能是屬於另外一類的青年，這些人是政府派遣到神學院去求學，以便他們畢業後能担任國家安全機關的諜報人員，作爲政府迫害教徒的工具。我總是想，這個牧師所說的那一套廢話，將迅速顯示出實爲一種最不美觀的自我防衞的方式。

我碰到類此的「自我防衛」非僅一次，但那些人總會使你了解，他們所想的與所說的完全不一樣。可是這一次完全相反，我覺得這個牧師所表現的是一種佯裝的武斷。

◎偷聽外國廣播◎

相信國內報紙和廣播的蘇俄人是非常少的。許多人坦白承認：聽收音機只願聽音樂、科學講話和引人入勝的廣播；看報只看國際新聞（自然也是經過修飾的）、體育消息和一些小品及評論。沒有人會對政治論文和政治性的廣播感到興趣，對於赫魯曉夫演說和關於各種會議的報告也是如此。因此，只要可能，大家便收聽外國電台的俄語廣播，希望知道廣大人類的各種眞相。他們認爲最好的呼聲是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電台，它的廣播內容很豐富，也非常客觀。許多人認爲「美國之音」常對事實作無關重要的曲解，並且有過多的自我宣傳。有兩三個蘇俄人對我說，他們知道「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但不曾收聽過。因爲照他們想，這些電台一定是西方立場的傳聲筒。因此有人告訴我，他們最感興趣的是代表個別國家的觀點，而非直接屬於西方的廣播。有兩個蘇俄專家告訴我，他們把收音機的接收機加以改裝，便能毫無阻礙地聽到外國電台。

大多數人對於西方電台的總括印象如下：首先全體表示希望聽到關於反駁共產主義理論，並且提出另一種主張（但並非資本主義的辯護）的廣播，此外便是揭露蘇俄宣傳與官方文件中的主要謊言的廣播。許多人，甚至有些雖非教徒，也希望聽到「對無神論的駁斥」，但不是籠統含混的詞令，而是非常詳細和澈底的舉證。宗教廣播的聽衆發現，通常這些廣播只是賣弄詞令，而不能說服人心。必須强調的是，有很多非教徒也在聽宗教廣播，但他們的動機則與教徒不相同。大體說來，這種廣播可以帶給他們了解西方生活和獲得政治性消息的可能。但也有人說：「我不是自覺的無神論者，但也不知道宗教的必要性。同時這個問題非常使我感到興趣：因爲如果西方的聰明人都信仰上帝，則足以說明上帝是存在的。關於這種存在，也希望能了解清楚，但不是一般性的討論……」

◎官方宣傳引起懷疑◎

我最感到驚奇的是：蘇俄政府的宣傳已經使蘇俄人完全糊塗。有些宣傳在實際上已經引起人民對自己辨別是非的智慧和能力發生懷疑，甚至智識份子也會提出極其荒唐的問題。例如一位女醫師問我說：「西方軍隊常開槍射殺罷工的工人，這是眞的嗎？」

不止一次，有人非常嚴肅地對我指稱，在西德存在着國家社會主義，它統治着一切。許多蘇俄人表示他們堅信美國有侵略蘇俄的意圖，也正因如此，所以蘇俄要耗費大量金錢於國防，因而造成農業中綿續不斷的危機，民生日用品的生產也不可能增加。

但是所有與我談過話的蘇俄人都了解：蘇俄人民的生活較其他各共產國家（按指東歐各國）人民爲差，更不必說與西方比較了。無疑的，偷聽外國廣播乃是絕大多數蘇俄人獲知客觀情勢的唯一來源。僅有懂得外國語言，並且生活在大都市的蘇俄人，才可能讀到外國共黨出版的報紙，找到一些在蘇俄祕而不宣的東西。在這一方面，我也應當指出，蘇俄境內有很多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英文版在流傳，甚至較俄文版的數量還要多。許多沒有讀過這本書的人告訴我，他們只要看一看蘇俄報紙曾經刊載過的許多關於此書的批評，便足以相信此書的價值和卓越性。這便是蘇俄人民對待官方宣傳和政府觀點的典型態度。

我還要引述一位基輔市民告訴我的一件事。大體上說，這種情況也表現出蘇俄人民當前的態度。在一九六一年七月，有一個北韓代表團來到基輔，一長列的做車迂緩地在上午十一點鐘通過克列廣場，金日成莊嚴地走在車隊的最前頭，不時揮動着雙手。路過的行人沒有一個去注意金日成的喊叫和致意。可是第二天當地的報章都刊出了韓國人坐汽車的照片和描寫羣衆熱烈歡迎「蘇俄人民之友」的文章。

◎蘇俄民誉與人民之間◎

還有一事值得一提，也可從出看此蘇俄人民對待政府機關的態度，這便是關於民警的情形。

從晚上五六點鐘起，就會有一組一組的蘇俄民警在街道上巡邏。車站裏的民警是全日值勤，但也是一組一組的，每組有四——五人。他們的態度很和藹，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傲慢的樣子，經常面帶笑容，路上的行人對他們幷不加以注意。可是正如有人告訴我，這種情況幷非一向就是如此的，而是在經過人民與民警鬥爭之後的結果。

早期的民警有很多特權，他們的行爲像流氓和匪徒一樣，抓住青年們的頭髮和衣服亂毆一陣。後來人民起而反抗，一方面以同樣的手段毆打他們，甚至殺害他們；另一方面又用各種方法來揭發他們的作風和行爲。這種反抗行動的結果，使民警內部展開了整肅。他們的職權也有了明確的規定，現在他們對付一般流氓和普通詐騙頗有效驗。（依我們看來，作者在這一方面的報導幷非是全面的。誠然，蘇俄人民反對民警，同時政府在民情的驅逼下，不得不整肅民警，消滅民警的流氓作風。但是蘇俄民警担負着一項全面監視人民思想及生活方式的任務，政府把他們直接看做是鬥爭「危險思想」的政治工具，這自然無可避免地要增加人民的反抗。而且事實上可以在最近的蘇俄報紙上看到人民與民警時常發生衝突，每每造成流血的事件。——「播種周報」編者註。）

◎黨與人民完全分離◎

最後，要談到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俄共與蘇俄人民的關係。我現在已經非常明白，一般蘇俄人對黨員沒有絲毫的敬意。他們認爲：在戰後入黨的人都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甚至不止一次有人告訴我，只有投機取巧之徒和各形各色的追逐利潤的精靈鬼才想入黨，以便達成他們自己的計謀。這些人通常很易得手，因爲在俄共黨員中也正有着同此類型的人在包庇他們。

另一個引起人民憤慨的事實便是：只要已經入黨的人，即便犯了罪，在未經黨的組織批准，以及黨沒有將犯罪人開除黨籍以前，法庭不得過問。常常有一種人，只要他們在黨的路線上一帆風順，便永遠不會有走進法庭的可能。

由於內部有了這些逍遙法外的黨員，再加上「狼狽爲奸，官官相護」的作風，俄共黨內乃瀰漫了賄賂貪污和橫行霸道的風氣。爲了觀瞻，俄共現在對這些現象已展開鬥爭，但事實上這些現象正有增無已。特別在最近幾年，它們已成爲俄共整個面貌的特徵。再加上民權的被剝奪殆盡，實際上人民完全沒有過問政府行政的可能，因此使黨與人民乃完全分離，同時也使人民與共產主義完全分離。貧困的生活和經常的匱乏，更加使這種形勢益發劇烈。

蘇俄人民雖然拋棄了共產主義，但幷不會接受那種他們在蘇俄報紙、雜誌、廣播、電影和其他宣傳影響工具中所了解到的資本主義。如想用不管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在自由的全民投票中來代替已被嫌棄的共產主義，則必定祇有絕對少數的蘇俄人會投贊同票，這是可以斷言的。只有極少數的蘇俄人了解今日資本主義的眞正面貌，絕大多數蘇俄人幷不知道今日歐美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的社會立法和人權保障，以及一般政治結構的情況。

關於「國民勞動制度」（自由俄聯的政治綱領——譯者註。）的思想，與我談過話的蘇俄人中間，幾無一人對此有所了解。每當我簡單地提及此一思想時，常會引起他們熱烈的討論。所以我們還必須把這種思想加以愼密和一貫的傳播。無疑的，這種思想必定會被那些對共產主義迫害仍在容忍，而且不知道其他任何制度，幷且對那些與共產主義相反的制度——如共黨神話中的「資本主義」懷有恐懼的蘇俄人民所接受。（全文完）

李聿恒著：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定價：平裝每册十元

精裝每册十五元

在史達林幽靈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

——此一落後的共產蕞爾小國在這個死去的、被侮辱的獨裁者之幽魂領導下，能夠繼續反抗赫魯曉夫的權力嗎？——

Harry Hamm著
李本京譯

。驕傲與貧窮。

當阿爾巴尼亞於去年十月因爲對蘇俄的挑戰而引起舉世震驚的時候，我正在此一較馬里蘭州（Maryland，美國的一個州名）大不了多少的貧脊、微弱、驕傲的國家之內。

阿爾巴尼亞此次與共產帝國不體面的分裂，不僅是與克里姆林宮關係的破裂，並對赫魯曉夫施以謾罵侮辱。此事怎會發生呢？是什麼促使阿爾巴尼亞冒這樣的險呢？這次分裂對世界和平有何意義呢？

以一個向法蘭克福民衆報（Frankfuv-ter Allgemine）報導共產國家情事的西德記者的身份，我在此一灰塵迷漫、轍跡處處的阿爾巴尼亞道路上旅行將近一月，期能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該國乘坐汽車旅行是惟一的便宜。除非你把驢子計算在內，簡直沒有交通可言。甚至在破陋、傾頹的首都—地拉納（Tirana阿國第一大城，位於中部）也沒有什麼車輛行駛。我看得愈多，愈對此一除了驕傲、貧窮外，任何東西都匱乏的傲慢小國，如果能以平等的地位，甚或以優越者的身份回到蘇俄的懷抱，感到驚異。

。發生了裂痕。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於莫斯科召開的共黨代表大會中，在典型的共黨潑婦罵街式的謾罵之下發生了裂痕；赫魯曉夫爲克里姆林宮而發言，五十二歲英俊的、受過法國教育的歐維·霍查（Enver Hoxha）發表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激烈的意見。

「霍查同志！你把大糞澆到我的臉上了！有朝一日你必須親自來給我揩拭乾淨！」據說赫魯曉夫曾這樣的喊叫着。

霍查高視濶步的走出會場，回敬老赫一句：「我們的人數超過了七億零二百萬。」（他的計算方式包括了兩百萬阿爾巴尼亞人民及七億的中國大陸人民）。

蘇阿的分裂給予這個在許多方面均係世界强權間最具威脅性的中共打開了進入歐洲後門的通道。據我看來，中共已經迅速地以其有力的雙足踏進這道門戶了。其後果已經相當嚴重。

中共取蘇俄的地位而代之，把阿爾巴尼亞爲其附庸一事已經影響到三國及其他共產衞星國間的經濟狀況。例如小麥、鎳礦，及其他的衆多市場即已受其影響。美國第六艦隊在地中海也許要保持更强大的海軍力量。我在阿爾巴尼亞的旅行發現了此種情形以及其他更多的事項。

如同多數共產國家間的爭吵一般，這次的破裂至少就表面看來，是一個思想上的分歧，一向熱忱高唱「國際共產」歌的阿爾巴尼亞共黨羣衆，覺得赫魯曉夫不配做史達林繼承者。他們認爲「赫魯曉夫」這個名詞對彼等而言乃係一卑劣的字眼。他們在共黨術語中以强烈的詞句稱赫魯曉夫爲「修正主義者」、「反馬克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的大會中，霍查終於直截地一語中的，痛罵矮胖的老赫是個軟骨頭。在史達林陣線下的共黨領導人員把軟弱看作一種不可寬恕的罪過。

。惡毒的謝胡。

在霍查與其惡毒、瘦削、放肆的伙伴墨罕穆德·謝胡(Mehmet Shehu)把持的專制暴政下，我找不到任何阿爾巴尼亞軟弱的跡象。身爲阿國總理的四十九歲的謝胡是個職業軍人，也是恐怖祕密警察(Sigurimi)的組織者，他控制了一隊隊的冷血職業劊子手。

置身於此一赤色王座幕後是大權獨攬的阿爾巴尼亞共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霍查，他是這個成立於二十年前委員會的第一書記，也是今日該委員會中唯一生存者。其他的委員們則遭到典型的俄式整肅而遇害喪命。同時霍查則從共產陰謀的叢林中斬荆披棘而

找出了他的出路。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的集會是霍查對共產國家團結的最後一次僞裝。自此之後，他即未再前往俄京。明顯地，蘇俄未曾邀請任何阿國人士前往俄京參加最近召開的二十二屆共黨大會。然而中共「總理」周恩來却扮演了阿爾巴尼亞發言人的角色，大會尚未閉幕，周某即突然溜返北平。似乎是爲了再保證中（共）阿的親密關係，毛澤東同時向阿爾巴尼亞發出了一封公開函件，稱頌他們在共產主義中的立場是「正確的」。這個變化肇致了首次公開的分裂。

V

。外交關係破裂。

在此次行動中，被刺痛的赫魯曉夫斷絕了對阿外交關係以作報復。除了捷克被免除其監視者的義務之外，所有歐洲共產附庸國家均追隨其主子而採取了同一的步驟。從未有任何共產國家被其他的「同志國」這樣對待過。甚至史達林在將南斯拉夫的狄托以反黨份子的名義驅逐之後，外交上的關係也仍然維持着。

自外交關係破裂之後，其發展極爲迅速。將近有五千名多數在農場工作的高級蘇俄技術人員均摒擋離開了阿爾巴尼亞。前往阿國的中共技術人員迄今尚不到千名。然而他們却滲入每一個曾爲蘇俄對手所工作過的職位。由於他們在工作之餘過着斯巴達式刻苦的集體生活，遂使人們誤以爲他們較實際所有的人數爲少。

從一位領導在阿爾巴尼亞担任採探鎳礦工作顧問團的捷克技師那裏，我知悉了中共人員滲透的一面。他告訴我由於工人之完成析出鎳礦砂的工作，需要專門的技術人員及設備，捷克政府在斯洛伐克（Slovakia捷克東部地區）建立了一個煉鎳工廠。

他說：「但是中共却說服了阿爾巴尼亞，如果就地提取鎳礦將較有效。他們宣稱將建立一座新的煉鎳廠，自然亦將由他們來管理這個工廠。於是我們斯洛伐克的工廠就祇好關門大吉了。中共人員在阿爾巴尼亞的作爲將大虧血本，然而他們現在則似乎並不在意。」

V

。中共的「禮物」。

在阿國港埠的碼頭上，我觀察到中共至少在目前仍極願提供援助的進一步的例證。我看到中共租來的貨船正在那兒卸下一袋袋的小麥，這些糧袋上尚印有「澳洲出產」或「加拿大出產」的標誌。基於政治上的因素，中共以高價購得這些小麥，從自己饑饉的羣衆中轉贈與缺乏營養的阿爾巴尼亞。在中共船主們在碼頭上監督着將小麥裝載上車的時候，他們毫無疑問的肯定由於這些「禮物」而將獲致消費者的信任。

我在目睹小麥的裝卸之餘，憶起了霍查最後痛詆赫某的話：「蘇俄的老鼠都有東西吃，阿爾巴尼亞的人民却正陷於饑餓之中。」蘇俄記住了這句話，而採取報復性的行動，赫魯曉夫輕易地停止阿爾巴尼亞所有食物的供應，並阻撓了載運自歐洲蘇俄附庸國的物資及貸款。沒有一個蘇俄的戈貝（Kopeck布價值）賜予霍查的財庫，也沒有送給一個鐵釘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界。

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邊的都雷士（Durres位於阿國的中西部，爲主要漁港之一）港口，我看到俄阿完全分裂的最好證據。在這若干年來即因安全理由而被封鎖的海軍區域內，我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這一長期祕密的潛艇掩蔽場（Submarine Pens）已經闃無人煙，在這裏甚至連一個蘇俄水兵都看不到。此一巨大、防彈、水泥建造的掩蔽體，在從前是很重要的。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海狼艦隊停泊於此，向盟軍艦隻肆行掠奪。後來蘇俄把他們自己潛艇停泊於此一地居容易襲擊美國第六艦隊距離之內的基地情勢變得更爲微妙。

。都雷士的撤退。

蘇俄軍隊從都雷士那種潛艇戰略基地撤退，無疑的使蘇俄將領們感到惶恐。或許蘇俄高級官員們對於應否爲此種戰略利益而動用武力一事業已商談過了。只要有幾師蘇俄的陸軍及一些坦克、飛機，即能對此軟弱的阿爾巴尼亞小國，予以征服。

很明顯地，迄今尚無任何藉軍事力量以驅策此一「迷途」的衞星國回到蘇俄陣線的打算。從阿爾巴尼亞地理上的位置可以找出很多蘇俄仍未採取行動的理由。阿爾巴尼亞的東部及北部與狄托「中立」的南斯拉夫相接壤。任何假道這個方向的蘇俄行動可能會被認爲是對嫗强如阿爾巴尼亞的南斯拉夫的攻擊。阿爾巴尼亞西方面臨亞得里亞海，美國第六艦隊可以經過此處如救火隊似的迅赴

「火場」。阿國南部與希臘爲界，此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員，在已經消滅了共產敵人的軍事力量控制之下，正堅强的屹立着。

任何情況之下，進襲阿爾巴尼亞的代價將會很高，並可能觸發一次大戰。是以霍查能够直指赫魯曉夫的鼻子，不受傷害而揚長以去，殊不足爲奇。

爲了要找出霍查如何能保持他在歐洲最正宗而最嚴厲的共黨政權——在嚴酷，老馬克思主義陣線上僅次於中共者——起見，我是這數十年來極少數被特許的外國人，得以走遍這個國家的每一角落。

．無赫魔的照片．

我在每個地方均發現有巨幅的史達林、霍查和毛澤東的相片張貼在牆壁上。視線所及之處，看不見一張赫魯曉夫的照片。對阿爾巴尼亞正統的共產黨員而言，赫魯曉夫是個被咒詛者。個中原因，不久我就瞭解了。

一個正在辦公室張貼史達林、霍查及毛澤東相片的共黨老黨員說：「我們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員不能在我們發展的現階段中容許軟弱的政策，正如像早期蘇俄時代不能容許是一樣的。因此史達林仍是我們的典範，即使在我們發展得較好的時候，也應如此。」

在經濟上，阿爾巴尼亞與中共都是從同樣落後水準中力求上進。二者均爲原始的農業地區，爲業已逐漸工業化的世界中最貧脊的土地。在各處皆强調中（共）阿關係的宣傳圖片中顯示中共黨員如何建設工業或者荷槍的操演情形。這些正配合霍查所常用的口號：「一手拿鋤，一手持槍以建設社會主義。」

這兩個政權均用殘忍、折磨以組織人民而求上進。阿爾巴尼亞尚未採用中共所創造的「人民公社」及消除家庭生活的極端方式。而給予農夫以小塊的山地——並建議他們自己的生活即靠在個人農地之上面。

在兩個冷酷、老馬克思主義陣線者——霍查及謝胡的壓榨統治下，此一警察國家的統治已在每一地區展開惡毒的鎮壓。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因整肅、報復及在集中營中喪失生命的阿國人民，據估計已超過了五萬人。今日的政治犯估計約有二萬二千人，他們被囚於二十二個土式的監獄中。

．霍查的鐵腕政策．

沮喪的監獄氣氛瀰漫於全國各地。即或是能够隨時自由離開阿爾巴尼亞的西方的法國及義大利的外交人員，亦認爲自己是籠中之鳥。

霍查的鐵腕政策再度予我以深刻的印象。在阿爾巴尼亞的第二大城——斯科德爾（Shkodër 位於阿境西北部），我曾遇見一個能說少許德語的青年。我認爲可以與他來一次交談，遂誘勸他與我共乘一輛舊式俄製「波畢打」（Pobeda）牌的街車駛往一家飯館去飲咖啡。我倆剛剛坐下，四個間諜人員（或稱爲祕密警察）即氣勢凜然的走來包圍了我倆的桌子。當我這位同伴因恐懼而嚇得臉色發白的時候，他們開始咒罵他，然後把他從椅上抓起，橫拖直曳地拉了出去。此後我未再見過他。

我曾在旅館大廳中會見了一位等候離境的東德工程師。我們當然就以德語相談了，他曾盡量避免發表任何評論，然而他終究自動地說：「我之所以不喜歡這個地方，乃是因爲我覺得到處都有陰魂不散的史達林幽靈。」在我們身後，一個顯然是個祕密警察的傢伙突然高聲地用德語回敬了一句：「你可以深信，史達林將與我們長遠同在。」這位其本國政府即爲一個壓迫最凶政權的工程師遂膽怯的向我道別而去。

我在地拉納所住的一家名叫「達蒂」（Dajti）的旅館，可以算得上是這個世界上管理最差的旅舍之一。在那兒，我認識了一位自稱「知識份子」的青年，他給予我一個爲何阿爾巴尼亞到處充滿沉默氣氛的簡潔解說。他說：「我曉得你的姓名和職業，我很願意和你談談，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我的國家的狀況。」

有一天的清晨，當我正進早餐的時候，旅館經理帶着幾分驕傲的神情指着一對旅客夫婦，告訴我他們是美國人。不久我即知道他們兩個不僅是美國人，且係一對正統、老路線的共產黨員。這位不施脂粉、緊閉雙唇的女人嚴肅的穿着黑褐色的衣服。她的矮胖丈夫則帶着一付謙遜不安的神色。

．「代表團」．

他倆坐在我對面的一張桌子旁吃早飯，他們的通譯在朗誦着一份名爲「人民之聲報」（Zeri i Populit 爲地拉納的地方報，由阿共辦理）上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陳腔濫調。

他倆在傾聽、吸收着。我走過去試和與他倆交談，然而他們甚至連「早安」也拒絕回答。

後來我才瞭解到他們爲何不願與自由報紙的代表談話。在我剛剛抵達阿爾巴尼亞南部一個名爲薩隆特（Saranda）的蠅蚋羣集的小城時，這對美國夫婦正乘車而去。在旅館旅客登記簿中，我看到他們用英文寫下了這樣的一段感詞：「社會主義和進步的阿爾巴尼亞萬歲，願這項努力能够建設成一個較佳世界獲致成功。」

令我驚異的是他倆的簽名——「美國勞工代表團」；這眞是十足的「代表團」。

回到地拉納以後，這個「代表團」給我外交官自我介紹於我，由於俄阿分裂，他被禁前往地拉納城外作長時間的旅行，他知道我曾旅行阿國各處，遂問我是否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的回答是當然有的。一對美國夫婦拒絕與我談話，憤怒走開的東德共產黨員。我不清楚他是否認爲有特務在傾聽着他的談話。我却知道祕密警察對那對來阿訪問的美國夫婦日以繼夜的監視着，雖然他倆是很好的共產黨員。至於我自己，則甚至在海濱亦受到監視。一次當我在海中游得遠了一些，一個特務就划着一隻小船尾隨着，俾得確定我未從阿爾巴尼亞人民那兒得到任何消息。

在距離撤空了的潛艇基地很近的都雷士港，我還是聽到了阿人的心聲。

●無說話的自由。

當我坐在海濱望着大海時，旁邊坐了一位疑視着海浪的老人，他有堅毅的臉孔及發光的棕色眼睛。他根本就未看着我，也未面對着我。他以令人驚異的流利英語說：「不要當傻瓜，此間凡事均極可怕，霍查不好，美國人是對的。」說完之後，他即突然地起身而去，消失在附近沉默的人羣中。

一個地拉納大學的學生開始引導我參觀了一個用霍查相片所環繞裝飾的花園，他突然告訴我：「在敝國境內，誰也不相信誰，事情發生的太多了，每一個家庭均有其可怖的經歷。」

我所到過的每個地方，均爲壓迫的殘忍魔掌所嚴厲控制着。一天，我步經斯科德爾市場，它的辛辣氣味有如一個東方的市場，然而却缺少了一些東西，在此一貧脊的土地上，我看不到大多數市場的在露天鍋灶上烹煮食物的慣例。另外也有些情形不大一樣。這個市場幾乎沒有嘈雜的聲音，人們以低沉、嚴肅的音調交談着。

在阿爾巴尼亞東部山區，我拍攝了一些留有濃髭、穿着飾以黑線的白色緊身氈褲，行走於石板路上山民的相片。他們工作疲累的妻子，穿着單薄的襯衣及好幾層的裙子，跋涉於他們的身旁。他們的衣物均係手織者，婦女們的背上負着沉重的貨物：諸如木頭、毛毯、小孩，甚至一個舊的縫紉機，我認爲霍查「進步」的政府並未爲他的人民完成什麼貢獻。

●財產被剝奪。

我的司機有一天突然把速度減低下來，正前面大約有一百個人的羣衆正辛勞地修補着石頭的路面。他們放下工作，疲乏地瞪着我們的汽車。衞兵用槍口督促，高聲地斥喝着叫他們恢復工作。我的通譯咕噥着說：「這些就是國家的敵人。」當我們慢慢的駛過時，我看到這些政治犯穿着破碎的條紋制服。

不管是誰作出了違抗霍查和謝胡的舉情，他的財產將被剝奪，而被逮參加公路上敲石子的隊伍。阿爾巴尼亞人民如同阿帕拉契安（Appalachia Mountain）山民一般，過去都是個人主義、歡愉的人，如遇任何侮辱，他們幾乎都是先拔槍後講理；而今遭致如此的迫害，自然震驚人們了。

阿爾巴尼亞人民養成了堅强、獨立的山地民衆的習慣。控制這塊土地達數世紀之久的土耳其人民是如此尊崇阿爾巴尼亞人，以致於許多阿人均成爲土耳其回教國家中地位崇高的大臣。

土耳其的統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推翻了。一個名叫左格（Zog［1895—）的粗暴土著首領給他自己劈開了一條道路，而當了皇帝。他治理着這個喜劇化的國家他的王妹們在美國浪跡周游以誘釣金龜婿而獲艷名。

一向即渴求各種類型援助的貧苦的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間與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簽訂了一連串和平及援助的協定。後來墨索里尼覺得和平滲透過於緩慢，遂令其法西斯的軍隊於一九三九年受難節時侵入阿國。只有美國曾發出抗議，指斥這次侵略已構成「和平的威脅」。阿人起而抵抗，却遭致失敗。左格王遂逃亡於倫敦。

●國際戰場。

在史達林幽靈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此後遂成爲一個國際戰場，義大利軍隊越過這裏進攻希臘，希人奮力擊退義軍，迫使納粹不得不前來援助。直到一九四四年軸心國戰敗，納粹軍隊始撤出阿爾巴尼亞。

此時，霍查所領導的共產黨亦樹立了他們的力量，以等候其有利的時機。霍查獻身共黨的時期，須回溯到他的巴黎學生時代，雖然他是一個殷商之子，然而他在巴黎却從一個來自巴爾幹（Balkan）的虛浮的獵艷能手，一變爲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

霍查返國之後，即在阿國第三大城科徹（Korcë）位於阿境東南部）出任教職。二次大戰時，他組織了共黨地下軍隊。是以除了那滿懷野心、曾任陸軍司令的謝胡之外，毫無疑問的，霍查從戰爭中變成爲無與倫爭的全國統治者。

．宗教受迫害．

在霍查式的共產主義之下，所有的宗教自由均受到迫害，由於土耳其長時間的統治，全國大約有四分之三的人民信奉回教，其他的人民則爲羅馬天主教或是希臘正教的教徒。共產政權對這些教會並無區別，佩强的傳教士及回教的長者一樣地失蹤不見。在阿爾巴尼亞的宗教比在大多數蘇俄衞星國的宗教受到更多的苦難。

回教寺有時也予開放，然而却沒有足够的教士來維持每天五次回教祈禱的節目，在衞兵的監視下，很多清眞寺被迫在其庭院中養育牛羊。

基督教堂通常更爲遭殃，它們或被封閉，或被命令作些低下的工作。我曾參觀了一個以拜占庭帝國壁畫聞名遐邇的東正教堂，我發現這裏不再是一個教堂了。一羣正作歡飲的人士圍繞祭台而立——此地已成一公共酒吧矣！

爲了壓制宗教及個人的自由；霍查能够召集他的祕密警察及軍隊。每五個阿爾巴尼亞人中有一個即經由某種方式而與祕密武力作直接的聯繫。這些事情均由謝胡來處理。他認爲國家的精粹份子應依靠這個政權而謀求生存。大批從中共運來的小麥毫無疑問的送給了這批政治走狗。同時這些安全勢力即壓迫由貧苦的山地居民及牧人爲主的民衆。這些人民均被霍查及謝胡漠不關心地認爲生活過得很好。

．兩個一貧如洗的政權．

一個政權憑藉其極端的壓榨迫害，能够維持多久是一個問題。飢饉的中共能够再繼續維持贈送糧食給缺糧的阿國多久又是一個問題。在直接考察此問的情勢之後，我個人認爲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均是可能「再繼續相當長的時間」。

當然，在兩個一貧如洗的政權中，中共對於阿爾巴尼亞所採取的運輸線可能是和平時期中最長的一個，中共的輸出，將無疑的會使原已資源貧乏的中共更感匱乏不足。然而中共可能發現供給予阿是一個在强權政治上有效的策略。

從中共統治者的觀點而言，供給阿爾巴尼亞糧食而使得自己同胞飢餓而死，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能促使阿爾巴尼亞棄俄從中（共）就已經打消了赫魯曉夫的平衡均勢。更可能幫助中共取代蘇俄在共產世界中領導的地位。

西方領袖們已經深切的考慮過中（共）阿陣線對於西方世界的影響，有些認爲必須把中共趕出歐洲的橋頭堡，有些則主張以霍查來對抗所有其他的共產國家（此計如能實現，實乃一靈巧的妙策也）。

．尋求義國貸款．

不管東、西雙方的戰術專家們爲霍查的未來所思量出來的計劃是什麼，在嚴密的控制下，霍查實際直接掌握着大局。最近在中共明顯地同意之下，霍查的密使被派前往義大利尋求一次可能的貸款。雖然義大利是資本主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員，又是昔日的死敵。

即使中共放棄了對霍查的援助，他可能仍舊倔强橫蠻，狄托未能成功地鎮服或暗殺他，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的親自訪問阿國亦未能影響或嚇倒他。我對他的看法是：霍查在其武裝齊全，訓練精良，紀律嚴明的追隨者之前的高視濶步是不足爲奇的。

霍查生活於重重危機之中，然而他却是一個在共產氣氛中懂得運用生存技巧的老手。可能他最大的盾牌就是西方諸國，他們知道巴爾幹上的小戰鬥能够觸發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一九一四年就曾這樣的發生過，以後也可能再次發生。

霍查之與蘇俄決裂，等於是把彈丸小國的阿爾巴尼亞置於世界地圖上最危險的地點之一。

菲律賓對外關係的新動向

——馬尼拉通訊——

吳鈞

一 菲律賓的外交方針

菲律賓的政制受美國四十多年統治的傳習，向以美國的政體爲藍本，實行總統制，國會參衆兩院爲立法制衡機關，重要國家政策由總統提經國務院會議討論後付諸實施。其外交政策向由總統候選人根據其所屬政黨所擬定的外交政綱於競選時公開宣佈，迨總統就任後，再將其外交主張更具體的列入國情咨文提出國會報告，通常外交政策爲國情咨文重要的部份，亦爲國內外所重視。

關於菲律賓的外交方針，前任外交部長西蘭洛（Felexberto M. Serrano）在其「菲律賓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一文內曾經詳加闡述，西蘭洛提出菲律賓的對外關係，由於政治關係和地理環境，認爲：㈠國際共產主義對菲律賓具有嚴重的威脅和危險。㈡自由世界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抗拒國際共產主義的挑戰。㈢因此，自由世界必須團結其自身一切力量，來共同抗禦共產主義的侵略。㈣確認幷且忠於民主的生活方式，此種生活方式不但優於共產主義，而且能眞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基於上述的認識，菲律賓確定其外交政策爲：㈠基於相互尊重與諒解，繼續加强美菲關係。㈡支持聯合國的精神與原則。㈢加强與亞洲自由國家的密切聯繫。㈣繼續支持各地區民族自決的願望及其所採取的合理途徑。

自一九四六年菲律賓獨立以來，歷經羅哈斯、季里諾、麥格塞塞、賈西亞，以至現任總統馬嘉柏臬，雖經由自由黨與國民黨交替執政，上述外交政策，幷無多大變更。雖然歷屆國會每於討論有關外交法案時，迭有爭執。例如，對美戰時賠償法案，對日通商條約的批准，對我國逾期遊客案的談判等，不但反對黨與執政黨議員時有爭論，即同隸屬於一個政黨的議員彼此間亦未必持一致的見解，此所以國際間每稱道菲律賓爲「民主的橱窗」，而菲律賓人民亦以此一稱道自豪，但無論爭執至如何激烈程度，對國家的外交基本立場，兩黨向來協調一致。

去年馬嘉柏臬競選時，宣稱反對賈西亞總統的外交政策，宣佈其外交政綱：㈠加强美菲關係，㈡支持聯合國，㈢澈底抗拒共產主義的侵略，㈣聯合亞洲自由國家，組成集體安全組織以從事反共工作。及其當選後便立即宣佈：㈠不承認中共，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菲反對與其建立貿易、外交及任何關係。㈡與美國合作反共，幷爲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忠實會員國。㈢加强與亞洲自由國家的聯繫。

馬嘉柏臬總統提出上項堅强反共的外交主張，已較過去更爲積極，就其最近在外交上所努力的，尤其是倡議亞洲自由國家的反共組織，顯已對當前整個東南亞在戰略上的支離破碎局面，有更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菲律賓爲了擴展其農產品的市場，亦以亞洲國家爲其經濟外交的主要對象，因此，國際人士承認菲律賓外交的新動向已由重視美菲關係轉變爲以加强亞洲自由國家反共組織爲重心。

二 美菲關係的逆轉

菲律賓先後經西班牙和美國長期的殖民地統治，民族生活深受美西兩國文化的影響，大體言之，精神生活尤其是宗教信仰，多受西班牙的薰陶；物質生活方面則受美國影響至深。因此不論政治制度乃至歷史淵源及政治關係，故其對外關係深受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一九四六年獨立後與美國締訂爲期三十年的「平權法案」，享有長期經濟援助的優惠。在軍事上，由於菲島在太平洋防禦爲重要的戰略據點，美國在菲保留若干軍事基地：㈠克拉克機

場現爲十三航空隊總部基地；㈡蘇比克爲美國第七艦隊海軍基地；㈢香格里角爲美國海軍戰略總部所在地。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在舊金山締訂「菲美防禦條約」，一九五四年九月參加「東南亞公約組織」。因此，菲律賓的國防與外交已得到充份的安全保障，而成爲東南亞新興國家中比較安全的地區，由此具見美菲關係的密切，及其以對美外交爲重心的政治背景。

近年來因若干外交懸案的談到，未能獲致圓滿的解決，雙方屢有爭執，致使美菲關係數度陷於低潮。諸如美軍基地租期的談判，美國顧問團人員的裁減，美軍駐菲司法權的問題，軍援及新武器裝備的要求；在經濟方面，菲律賓曾向美國提出促使美國國會通過菲糖輸美增加每年五十萬噸配額。五月間美國衆議院突將菲律賓戰時賠償七千三百萬美元一案加以否決，遂激起菲國朝野的憤慨，使美菲關係更爲惡化。

戰時損失賠償法案七千三百萬美元，此數對菲律賓經濟開發計劃顯有莫大裨助，而在政治上的意義，不但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平息菲人仇美心理，而且爲阻遏菲共宣傳挑撥有力的措施。菲律賓政府爲促使美國國會順利通過，甚至償還對美債務二千三百萬美金，作爲美國賠償案賠款的一部份，詎料五月初衆議院竟不顧道義，將此案加以否決，菲國舉國嘩然，馬嘉柏臬總統爲表示抗議起見，立即宣佈取銷其原訂六月十二日訪問美國，幷通知美方無限期延緩。同時由總統府公佈，將原定每年七月四日的國慶紀念日改爲每年六月十二日，而以七月四日改定爲「美菲友好日」。嗣經甘迺迪總統繼續努力向衆議院疏導，要求重議，六月間菲副總統兼外交部長畢萊意茲赴美，甘迺迪總統特邀請其至華府面加解釋，希望能够緩和目前美菲關係的僵局。美國衆議院於八月間始將重新提出的賠償案予以通過。

美國國會五月間對本案採取的行動，不但已嚴重地影響美菲關係，且將影響美國在遠東地區所採取的政策，「紐約時報」在其社論中曾加以抨擊，指責美國國會此種行動係「愚昧到不能自圓其說的程度」，美國政府雖然能够及時設法扭轉，但已在菲律賓民間投下對美不快的暗影，不僅菲律賓對其一向認爲可靠的盟邦，感到失望與沮喪，甚至將因此導致其他自由國家的失望。

三　加強亞洲自由國家的聯繫

菲賓律與亞洲自由國家均已建立外交關係，且與我國、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締訂友好條約及文化專約，自寮局惡化後，除了積極參預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各項活動外，先後召開中、菲、韓、越四國外長會議，倡議菲、泰、馬三國「東南亞協會」，對東南亞反共國家之聯繫工作不遺餘力，其外交方針的重心顯已移置於亞洲地區。

㈠菲日簽訂「友好通商航運條約」——此約早經日本國會通過，但菲政府送交參議院批准時已遭擱置，其癥結所在在於菲方認爲未來日菲商務關係正常化後，勢將嚴重影響菲國對日貿易，甚至菲國市場將遭受日商的控制，而有所顧慮。因此，菲方要求重開談判，但日方始終未予同意。因商約未能獲得參議院批准，連帶影響菲國對日借款的談判。根據日菲賠償協定，菲律賓除將依據協定取得日本的賠償外，未來復可向日本提出借款以助菲國的經濟開發。菲方提出二億五千萬借款，原爲菲政府實施五年經濟開發重要資金的一部份，現因商約未能批准生效，借款事也無法進行，日本駐菲大使板垣修已公開宣稱及對商約修訂，幷且說明借款案須待商約批准再談判。最近馬嘉柏臬總統曾宣佈日菲借款案已列爲政府重要工作之一，因爲日菲友好通商條約可能由日菲雙方重新加以檢討。

㈡菲律賓爲東南亞重要國家之一，在地理上此一地區局勢的變化將嚴重影響菲國的安全。當寮共進攻南他時，美軍迅速在泰國採取緊急措施，菲律賓亦以東南亞公約組織會員國的資格，提出軍事援泰。幷且提議東南亞公約組織在行動時應以多數票決代替一致票決。

㈢東南亞協會三外長會議——四月間「東南亞協會」在馬來亞金馬崙召開三國外長會議，檢討東南亞局勢，幷就三國加强聯繫作進一步的會商。東南亞協會

的主要目標原爲探討亞洲共同市場的可能性，但由於東南亞各地區工業基礎的脆弱及產品的性質大都相同，困難問題甚多，一時當不易實現。至於擴大協會的組織，原先以緬甸和印尼兩個緊鄰國家爲首先爭取的對象。乃緬甸自尼溫將軍再度掌握政權後，提出所謂「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表面標榜中立，事實已受匪俄無形中的影響。印尼方面亦因蘇卡諾政權實施所謂「指導民主」的獨裁政治，印尼貨幣不能在國際上通用，以及目前東姑與蘇卡諾之間頗多嫌隙，因此爭取緬甸印尼加入「東南亞協會」之議只好暫時作罷。

(四)北婆羅主權要求問題——此案據菲律賓衆議院記錄載稱：十六世紀時歐人在北婆地區活動，汶萊蘇丹屢受壓迫，曾經求援菲律賓蘇祿蘇丹，幷將北婆地區割讓贈與。一九七八年一月廿二日，蘇丹後裔將北婆租與英籍民奧畢克（Gustavas Baron de Overbeck）及頓特（Alfred Dent），每年租金五千英鎊。一九〇三年四月廿二日英國北婆羅洲公司取得繼承權，幷與蘇丹後裔簽訂新約取得北部地區，增加租金三百鎊，一九三六年英國藉口蘇丹繼承人問題停付租金，一九四六年英國合併北婆羅洲爲英國殖民地，菲政府根據上項事實，循蘇丹後裔的要求，於本年六月間向英國政府提出主權要求。但英方側面的說法，則謂一九六三年英軍攻陷馬尼拉時，曾將被西班牙囚禁的蘇丹釋放，幷獲得北婆地區的報酬。菲律賓關於北婆主權的要求連帶牽涉及馬來亞政府，因馬來亞總理東姑拉曼正在進行包括北婆地區的馬來亞聯邦計劃，近日馬嘉柏皐總統曾公開提議擴大馬來西亞聯邦，菲律賓有意考慮加入，因此國際間認爲菲律賓此舉僅是對北婆主權要求的一種手法。此案將來是否經由英菲雙方循外交途徑談判解決，抑或訴諸國際法庭，英方迄無明確表示，但北婆地區的反應則認爲北婆應由民族自決，任何國家不必再在此一地區從事殖民的打算，此項願望確值重視。而際此東南亞多事之秋，自由國家團結工作惟恐不暇，此種無謂的爭執，亦極容易被共黨所利用挑撥。

(五)泛亞組織的倡議——馬嘉柏皐總統於訪問巴基斯坦後，曾倡議亞洲反共國家共同組成一個泛亞反共組織，此項建議多年來即爲亞洲反共國家一致的要求與願望，惜因政治環境及東南亞局勢的變化，始終未能實現，遂坐視共黨勢力的擴張。對於馬嘉柏皐總統的倡議，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於七月二十日發表聲明，首先予以支持，幷說明我國政府對於任何加强友邦團結的區域組織計劃，向予贊助。

(六)中菲懸案談判——中菲外交懸案中關於遣配僑民廿二名一案，我國已予接受。至逾期遊客案，經多年來一再折衝，其中變化甚多，迄未能達成協議。此案於六月間馬嘉柏皐總統已聲明願意等待菲方對英北婆主權要求案與對日商約談判解決後，再重開談判。近日突提出此案必須一次解決，菲移民局長維伏，甚至宣佈所有逾期遊客限兩個月內全部離境。

四 菲律賓外交的新動向

菲律賓獨立後即遭受菲共的嚴重禍害，歷經季里諾、麥格塞塞任內的武裝清剿，目前散處在呂宋北部山區的菲共殘餘武裝力量已甚微薄，但其在都市的滲透及地下活動威脅，幷未完全解除，因此對於共黨的危害，自較其他新興亞洲國家認識更爲深刻。

菲律賓外交方針十餘年來一向追隨美國，信賴美國爲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領導中心的可靠盟邦，其對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期望，亦因信賴公約組織爲亞洲和西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的重要環節，具有阻遏共黨繼續南侵的實際力量，乃不幸東南亞公約組織對寮局所表現的軟弱無能，而負有領導這個聯盟責任的美國，亦因受英法的掣肘而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使公約組織無形中變成接受現實的消極性防禦組織，坐視共匪在東南亞從事更積極的侵略，形勢的逆轉，無疑的使這一地區民主國家受到沮喪，而深感國家安全遭受威脅，從而對西方盟邦的信賴發生動搖，不能不覓求區域性的集體安全組織，團結亞洲自己的力量，來共同抗禦共黨的侵略。

馬嘉柏皐總統倡議泛亞反共組織，這一明智的主張無論對亞洲對世界反共的前途，都將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誠如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所稱譽的「具有遠大的眼光與政治家的風度」。菲律賓今後的外交方針的趨勢，雖有由親美轉變爲以亞洲外交爲重心似無疏遠自由世界領導中心的美國之必要；反之，美菲關係的加强，將更有助以加强亞洲自由國家的聯繫工作，今後的課題是亞洲自由國家，特別是東南亞新興國家應有所覺醒，幷進而對泛亞反共組織一致予以支持，共同促其實現。

國際動態述評

荷簽西幾協　印訂新島議

五日在荷屬新幾內亞主權移交印尼的一項聯合國協定上，同時簽字。

聯合國代祕書長宇譚經由其私人助理彭克八個月來苦心經營的談判，於此獲致一項爲荷印雙方所願意接受的結果。

宇譚指出，聯合國在西新幾內亞的任務，將與其在剛果及其他糾紛地點所担任者不同。他說：這個世界組織將首次在其歷史中對一個廣大地方有暫時的行政權力。他並指出，除了印尼與荷蘭已同意均等分担這項行動的用費之外，這項行動不須聯合國會員國作任何財政負担。

協議簽訂後，印尼外長蘇本照宣佈：由於印尼於一九四九年獨立以後，荷蘭將其前所屬東印度的最後一部份，移歸併於蘇卡諾總統所領導下的島國，印尼「爲獨立而奮鬥」的努力，業已完成。

荷蘭總理奎伊於協議簽訂後發表聲明稱：荷蘭政府決定和印尼簽訂協定是因爲「荷蘭無法寄賴於其盟邦的支持」。他說：「印尼在西新幾內亞繼續採取行動，有將局部衝突擴大爲全面戰爭之勢，在這種情形下，荷蘭只有接受由聯合國所安排的決議」。

此一協定的內容要點如下：

荷蘭自十七世紀以來獲有的這片面積相當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太平洋領土或將在十月間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

經聯合國大會九月間的大會批准後，宇譚將任命一位聯合國的行政官，並派遣一支聯合國部隊維持過渡時期的和平。

聯合國將於明年五月一日將西新幾內亞的主權交給印度尼西亞。

領土內的土著——估計約七十五萬的巴布亞人，將於一九六九年以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西新幾內亞是否應歸屬印尼抑或獨立。

荷蘭及印尼在島上部隊之停火於八月十八日生效。

在臨時施政時期，此一領土將懸掛聯合國國旗，懸掛荷蘭和印尼兩國國旗的困難問題，將由宇譚及兩國政府解決。

此項聯合國行動的費用，將由荷蘭及印尼分担，以避免增加聯合國其他一百〇二個會員國的額外負担。

聯合國提新預算

聯合國一九六三年概算，於八月二十日已由代祕書長宇譚提出，總數爲八千六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美元。較一九六二年的撥款增加四百五十萬零四千七百六十元。此項預算將在九月十八日開始的第十七屆大會中，由一百零四國的行政及預算會採取行動。根據宇譚報告，聯合國至一九六一年底止，赤字爲一億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由於財政困難，上屆聯大曾通過宇譚建議，發行二億元聯合國公債，但截至目前止，宣佈購買或已經購買國家仍未超過聯合國會員國全體的半數——四十六國。其中十八國已購買公債，所購總數爲二千七百七十四萬美元，加上已宣佈準備購買公債之總額，則爲七千七百卅萬零八千二百五十七元。

聯合國發行公債，目的在於緩和因若干國家未交聯合國在剛果及加薩地帶保持和平工作應攤之費用而引起的財政危機。但截至目前止，積欠上項費用國家尚無一國表示認購之態度。似此情形，聯合國寄望於國際法院發表對此問題的諮詢意見後，能發生敦促作用，已不可樂觀，相信在本屆大會中，此項問題無疑將引起極大的辯論。

聯國進女票　合促婦投權

聯合國於八月廿日發表一項有關婦女投票

權問題的報導，並對十五國在過去兩年間對婦女投票權之促進加以表揚。在此項報導中，可以發現有九國對婦女任公職及投票權仍加禁止。有兩國——沙地阿拉伯與葉門則連男子投票權亦遭禁止。在阿富汗、伊拉克、約旦、利比亞及列支敦斯坦等地婦女無選舉及被選舉權。在奈及利亞之東部及西部地區，婦女享有投票及被選舉權利，但在北部則沒有。

瑞士婦女對於聯邦選舉，無投票及被選舉權。除日內瓦、納瑞特及佛德等州外，她們在其他各州亦不能投票及被選任公職之權。在一些聯邦城市中，婦女則具投票及被選舉之權。瓜地馬拉及敍利亞婦女必須受識字的試驗後，始享有選舉權；男子則無此規定。伊朗及澳門婦女可以投票并得被選任職於地方政府。葡萄牙婦女可在各種選舉中投票，并可被選爲教育上所需要的人才。婦女亦具有同樣的納稅資格，而男子則按規定必須爲一家之主。

聖瑪利諾之婦女有選舉權而無被選舉權，蘇丹之婦女則恰恰相反，不能投票却可獲選公職。

聯合國在此項報告中共列舉九十六國婦女具有與男子平等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在所舉過去兩年對婦女投票權不斷促進而加以表揚之國家爲：喀麥隆、薩爾瓦多、蒙古、巴基斯坦、獅子山、敍利亞、坦卡伊卡、加拿大、剛果（布拉薩維爾）、捷克、宏都拉斯、伊朗、寮、黎巴嫩及奈及爾等十五國。

宇譚訪蘇俄

聯合國代理祕書長宇譚於七月初曾作爲期十六天之歐洲六國訪問。剛返聯合國辦公處，復於八月初即在記者會上宣佈於廿四日飛往莫斯科與蘇俄總理赫魯曉夫晤談。十六日，美國務卿魯斯克即造訪宇譚，就聯合國之各項問題有所商談。兩人并同意在「工作午餐」席上會晤。一般推測其所談問題，自與宇譚之即將訪問蘇俄有關。此外并談及剛果問題及其他敏感性問題，包括裁軍、宇譚本人之任期、聯合國財政，以及亞非國家壓力日增，要求結束殖民主義等在內。廿四日，宇譚即取道倫敦改乘蘇俄飛機前往莫斯科。廿五日，宇譚於抵達俄都後，即發表談話表示樂於獲此機會訪問蘇俄，并希望與蘇俄領袖能作有用之會談。一般預料宇譚將與赫魯曉夫舉行重要政治會談，并將涉及一般的國際及直接與聯合國有關之問題。對於宇譚於明年四月任期屆滿之繼續連任與否，亦將在此行中發生決定性作用。至於赫魔是否出席本屆九月十八日開始的聯合國大會問題，亦將在宇譚的會談中澄清。廿八日，路透社自莫斯科發出電訊稱：據塔斯社之報告：俄總理赫魯曉夫與聯合國代祕書長宇譚二十八日在雅爾達於「友好、隨意與輕鬆的氣氛」中會談。其後赫某邀請宇譚在黑海濱之假日遊憩地與其家人共進午餐。宇譚預定在俄訪問五天，定於本月底飛往華沙轉返聯合國。

我加非外交 國強洲交

我國對非洲外交活動，近來不斷加强。月來更有顯著表現，六月底亞西司長楊西崑訪問東非盧安達，參加該國獨立慶典後曾續訪烏隆迪、烏干達及肯亞等地區。盧安達已答應與我建立邦交，我外交部將派駐聯合國代表團駐歐辦事處一等祕書丁懋時前往開館，并暫代館務。

配合我外交活動之同時，經濟與民間活動亦在進行中，由於我農耕示範隊在賴比利亞及利比亞數月之努力，所種之水陸稻，已開始收割，并獲豐碩結果，更引起非洲各國之普遍重視。賴、利兩國且要求我國延長農耕之示範工作，我政府正準備於九月間召回該兩個「農業使節團」負責人鄒梅和與夏雨人回國述職，以研討擴大示範工作問題。

八月初，我出席北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於七月廿三日所舉行爲期一週的「家庭國際會議」之三位代表胡楊錦鐘、張盧月化和林李美貞曾向中央社記者表示：在會議中，不論與我有無邦交國家，對我均表好感與支持。其中尤以西德代表最積極。她們曾認爲「此次在承認共匪的摩洛哥國家裏，參加一項國際性會議，當地政府雖受共匪壓力，處處想盡方法爲難中華民國代表，但却未發生任何作用。」她們復表示：「我國之代表在各國代表支持與愛護下，始終受到大會重視。」八月中旬，我另一由經濟部派遣之農業考察團一行

四人，亦結束東非衣索匹亞爲期三週之訪問後返國。該國國王塞拉西一世則再三囑咐該團向我總統致意。八月下旬我駐法代辦陳雄飛又奉派前往西非及赤道非洲加强與「非馬聯盟」會員國之關係。同時，我國任布魯塞爾大使館參事陳澤湘於二十二日離開巴黎，前往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基，任我國駐該地使館代辦。陳氏抵中非後，我在十二個非馬聯盟國家中，除象牙海岸與奈及爾外，均已設有大使館。但此兩國亦正採取步驟加强對我之友誼。象牙海岸已組成來華友好訪問團，由農業部長率領，定本月底抵台，而奈國據報導亦有同樣計劃。廿五日，亞西司長楊西崑再度離台，作爲期一月之中東及非洲訪問。幷準備與陳雄飛在加彭會合，往利比亞與我派至該國之農業技術人員會面。同日，我駐賴比瑞亞大使陳岱楚抵獅子山訪問，與該國人員討論兩國間建立邦交問題。陳氏曾表示：如該國需要技術人員，中華民國即可派遣前往。

美國以包倫使法

自從美國駐法大使蓋文中將於一個月以前提出辭職後，甘迺迪總統即於本年八月十一日正式任命現任國務卿蘇俄事務特別助理包倫（Chares F. Bohlen）繼任此一職務。

駐法大使是一項頗爲棘手的職位；因爲，美國政府與戴高樂總統在若干政策方面，存在着嚴重的基本歧見。戴高樂總統雖未正面要求美國幫助法國發展核子武器，但對美國歧視法國而單獨與英國共享核子情報祕密深表不滿。美國認爲，整個西方的防務是基於集體安全制度，同時，西方的核子嚇阻力量亦是整體化的，不是分裂的。此外，華府方面對戴氏堅決拒絕西方盟國的核子武器貯存法境一事，頗感憤慨。今，包氏出任新職，無疑地負有說服戴高樂總統及協調美法歧見的雙重任務。

包氏於一九二九年開始進入外交界服務，於一九三九年第一次被派往莫斯科任職，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時又再度在蘇俄任職。二次大戰時，包氏担任白宮的聯絡官，亦即由於此一職位，使包氏得以列席戰時大多數的三巨頭（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及史達林總理）會議。一九四三年的德黑蘭會議及一九四五年的雅爾達會議，包氏担任羅斯福總統的譯員；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會議，包氏則又担任杜魯門總統的譯員。一九五一年，包氏担任國務院顧問，二年以後，艾森豪總統邀其出任駐俄大使，包氏在俄京任職四年，卸職後轉任駐菲大使二年。直至杜勒斯國務卿逝世，赫特繼任，復邀包氏担任國務卿蘇俄事務特別助理。直至美政府改組，魯斯克出主國務卿，包氏仍被邀請留任原職。

包氏是一位職業外交家，已在外交界服務具有卅年以上的經驗，雖然以蘇俄問題專家知名，但與法國亦頗具淵源，在一九三一年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時期，均曾在巴黎使館任職，並深通法文法語。以包氏的豐富經驗，一般均對其新職寄以厚望。

西德提高國防預算

據西德國防部於本年八月十二日發表一項統計數字稱，下一會計年度將需要總數一百八十億馬克（折合美金爲四十五億元）以上，方可實現並完成使西德達成建軍五十萬人的目標。如果能獲得國會的同意與批准，則此一「一百八十億」馬克的國防預算將是戰後西德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國防經費開支，將較本會計年度的國防預算，超過三十億馬克。

據悉，西德國防部官員所以提出上列數字，旨在支持西德官方的一致看法，即西德無力担負七十五萬人的軍隊。因爲此間盛傳，美國方面曾不斷向西德政府施壓力，促其擴大軍隊的編制及人數。

但，華府官員辯稱，美國並未要求西德將其軍隊提高到七十五萬人的數額，只承認雙方曾經討論到擴大西德的軍隊編制及人數問題，但並未提出確切的數額。

據西德國防部官員指出，下一會計年度的國防經費裏面，其中約有六十億馬克可以用作購置軍事設備。過去，是項購置約有四七%是向國外採購的；今年，由於西德經濟的不景氣，可能提高在國內購置的比率。此等官員並特別指出，像：工程設備、手提武器、機槍及汽車等事項目，都可能就地購買，且希望其大量外銷。

印尼向日借款協定成立

印尼外長蘇本照，八月上旬赴聯合國總部簽訂西新幾內亞協定時，因爲往返均取道東京，故曾兩度造訪日本，渠第一次抵日係於八月十日，當時除拜會池田總理外，曾與大平外相舉行會談一次，翌十一日即匆匆啓程赴美。第二次抵日係自美公畢返國，於八月二十日到達東京，翌日在外務省與大平外相交換「借款」文件後，幷於當天返回印尼。

蘇本照之兩次訪日係磋商兩國當前急待解決之問題，其中尤以印尼向日借款爲主要目的。渠與大平外相會談中達成協議事項如下：㈠印尼曾於本年五月間，要求日本在戰爭賠款項下將三千二百六十五萬美元，改作五項經建計劃之借款，日本當時未予確切答覆。此次會談中日本已承諾照其要求數字給予百分之六十，即接受五項計劃中之三項，決定借款二千一百三十五萬美元。㈡去年七月日本與印尼在東京已簽訂友好通商條約，日本且早於去年十月提交國會批准，但印尼迄今仍未完成批准手續。此次會談中大平外相曾促請印尼政府勿再拖延，蘇班德里奧已允諾返國後即行辦理。㈢印尼每年在美國剩餘物資協定項下購置大批美棉，幷將其中一部份委託日本加工，本年度爲第四次且已談妥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之原棉，將仍委託日本加工，雙方幷協議採取以一年爲期之定期付款方式，幷已簽字換文生效。此外當蘇本照拜會池田總理時，曾正式邀請池田訪問印尼，但未獲正式答覆。

至於日本與印尼兩國互相交換「借款」協定文件，其內容計分四條如下：㈠對印尼興建橋樑所需器材設備以六百二十五萬美元爲限，竹紙漿造紙廠建設費以八百五十萬美元爲限，船塢式造船廠建設費及附帶設施以六百六十萬美元爲限，以上三項計劃均採定期付款方式且由日本負責調配，付款方式則以美元或英鎊爲單位。㈡償還辦法：橋樑部份自一九六五年四月開始，平均分成八次每半年償還一次。紙廠部分自一九六四年八月開始，平均分成十次每半年償還一次。船廠部分自一九六四年四月開始，盡可能以平均款額每半年定期償還一次，幷截至一九六九年三月止全部付清。㈢印尼政府如屆期未能償還，日本則將未貸款額列入賠款項下。㈣架橋位置係在南蘇門答臘自帕連畔流下之姆希河上，目前已在賠款方式下完成部份工程，依照計劃其規格型式爲長三百五十四公尺、寬二十二公尺之吊橋。紙廠設於爪哇島之東部海岸，係以竹爲紙漿原料，製造筆記及印刷所用紙張，包括廠內整套設備在內，預定具有日產三十噸（指製紙重量）之能力。船塢式造船廠設於泗水港，已在賠款方式項下完成計劃，其中供給建設所需材料亦已獲得部份供應。

印尼急於達成上項借款之原因，或係鑑於已與荷蘭簽訂西新幾內亞協定後，自信國內之緊張局面已趨緩和，今後將致力於發展經濟。以去年印尼所耗軍費曾達十億美元之實情視之，其對歸還日本借款之能力似無問題。

日英通商談判初步協議

交涉已達六年之日英通商航海條約，自本年七月十九日起又在東京重開談判，費時一月，於八月十七日達成初步協議。

日英兩國最初談判，係自一九五六年六月在英京倫敦開始，當時雙方之經濟關係尚不密切，通商貿易也未進入正軌，同時英國爲維護國內企業利益，曾援用關稅貿易一般協定（GAT）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對日貨輸入予以甚多限制，使日本對英貿易遭受差別待遇至大，其間多次進行談判，因雙方意見分歧，六年來毫無結果。迨至去年秋季英國醞釀加入歐洲共同市場（EEC）後，雙方咸認懸案急待解決，談判遂又恢復。日本方面爲在英國尚未加盟之前，簽訂條約對日有利，因英國一旦加盟，必受盟國共同通商條約之限制，問題即趨複雜。英國方面在近年來對日之經濟發展已有相當認識，自去年英國產業聯盟奇賓祕書長，赴日作實地考察，所獲印象極爲深刻。繼之英國商務大臣埃洛爾，倫敦商會主席琪爾瑪諾克等訪日後，非特對日本經濟現況更加瞭解，且對未來之貿易信心益增，僉認日本實爲英國未來之重要市場。日本自去年十月起至本年四月止，曾三次放寬進口貨物項目並逐步實施貿易自由化之後，更對英國有利，今春原在倫敦進行之談判

，亦移往東京舉行。

此次談判英國係以休茲商務次長任首席代表，日本則由關外務省經濟局長任首席代表，自七月十九日開始會談至八月十七日達成初步協議擬妥草約。綜觀會談所涉之重點約有下列五項：㈠英國已同意撤回其英商羅伊德保險公司在日發展業務之計劃。㈡雙方同意對海運所得收益之匯兌限制問題，依照國際貨幣基金（IMF）之規定處理，幷對海運業務互予最惠國待遇。㈢雙方同意在對方國內之事業活動，予以最惠國待遇。英國在日本之企業活動，日本已同意予以比照對美國相等之待遇。㈣雙方同意對匯兌管理及外資限制問題，除照IMF之規定處理外悉予最惠國待遇。㈤至於條約適用範圍是否包括香港及大英聯邦各國及EEC各加盟國家能否撤銷對日援用GAT第三十五條之限制問題，因牽涉範圍甚廣，雙方同意另在倫敦作最後協商。

兩國首席代表於閉會後曾發表聯合聲明如下：㈠雙方代表在此次會議中之討論議題均已獲致協議，草約雖已擬妥但條文尚需再作最後檢討。㈡有關①輸入注意項目表②緊急限制輸入項目等議定書，因前在倫敦談判期間從未停止交涉，故此次未列入討論議題。㈢此次會談之重要議題包括吸收外資之事業活動、海運、保險及英國領屬之地位等問題，此外對日本之輸出補助金問題亦曾予以討論。

池田總理將於本年十一月中旬赴英訪問，據外務省估計屆時條約可望正式簽字，同時今秋日本政經兩界首要亦將紛紛訪歐，認爲非但對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之簽訂幫助甚大，且對接近EEC之關係更有裨益。

蘇俄動態述評

甲　內　政

放射兩太空船

俄帝關於太空飛行條件對人機體影響之補充資料，考察人在失重條件下之工作能力（人在太空飛行條件下進行一定範圍之科學觀察），進一步改善太空飛行之各種系統及通訊，操縱與着陸手段，搜集關於兩個飛船建立直接聯繫可能性之試驗資料，協調太空飛行員之行動。

俄帝在國內外極力誇張兩船飛行之成就。兩船駕駛員返抵莫斯科之日，赫魯曉夫及黨政首要均至機場迎接，莫斯科舉行慶祝大會，俄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及部長會議聯合舉行招待會（各國使節亦出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並授予該兩駕駛員「蘇聯英雄」稱號、「金星」獎章、「列寧勛章」及「蘇聯宇宙航行員」胸章。俄科學院授以金質獎章。

世界各國朝野（尤其是科學家）對兩船之編隊飛行，甚爲重視。英國佐德里爾賓克無線電望遠鏡天文台台長羅維爾爵士稱，蘇俄在太空方面，已佔優勢，並有擊落美國人造衞星之能力。

在放射該兩太空船之前後，俄帝曾於七月二十八日及八月十八日後放射人造衞星兩枚—「宇宙七號」及「宇宙八號」。

俄科學家認爲，在不久之將來，太空飛行員可能從一個軌道轉入另一軌道，聯合編隊，以至在太空裝配必要之構件。

俄帝於八月十一日與十二日先後放射兩載人太空船「東方三號」與「東方四號」進入圍繞地球之互相接近軌道，編隊飛行，前者由尼古拉耶夫少校駕駛，後者由波波維奇中校駕駛。兩船已於八月十五日在預定地區哈薩克共和國卡拉干達市以南着陸，前者飛行九十五小時，繞地球六十四次，後者飛行七十一小時，繞地球四十八次，兩者之飛行速度，爲每小時約一萬八千英里。

據俄帝宣稱，兩船飛行之目的，在獲得

上年濟劃行結　半經計執總

俄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於七月二十日公佈

今年上半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總結，述要如下：

（一）工業—

㈠工業生產完成計劃一〇三%，總產值比去年上半年增加約一〇%。但若干經濟行政區有若干工業部門未完成計劃，而加里寧格勒，阿陳支爾及伏羅達三個經濟行政區則未完成總生產計劃。生鐵、汽車輪胎、渦輪、渦輪發動機、冶金工業及化學工業設備、織機、拖拉機、甜菜收割機、木材、洗衣機、縫紉機、傢俱、肉類、牛油及牛奶製品之產量雖增加，但未完成生產計劃。增加新機器之若干最重要計劃未執行。

㈡工業勞動生產率比去年上半年提高六%。職工人數比去年上半年增加四%。

（二）農業—

㈠本年七月一日與去年七月一日比較，一年間，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飼養之牛增加九%，豬增加八%，山羊與綿羊增加一%，家禽增加二%；人民私有之牛增加四%，豬增加一三%，山羊與綿羊增加三%。

㈡國家採購牲畜與家禽計劃完成九九點七%，採購牛奶計劃完成九〇%。

㈢損壞之農業機器及多數拖拉機，因未能及時修理，而棄置不用。

（三）若干日用品未能滿足人民需要。

（四）對外貿易增加一三%，總值五十三億盧布，合五十九億美元（按今年計劃對外貿易增加六點六%）。

（五）人口增加一百七十二萬，至七月一日止，全國人口爲二億二千一百四十六萬五千人，其中城市人口佔一億一千三百萬以上。

茲將蘇俄若干主要工業之生產列表如下：

產品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產量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產量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加%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加%	一九六二年計劃增加%
鋼（百萬噸）	三四·九	三七·六	八·七	七·七	八·七
生鐵（百萬噸）	二五	二七·一	九·一	八·四	一〇·〇
鋼板（百萬噸）	二七·二	二九·一	七·九	七·〇	七·二
煤（百萬噸）	二五五	二五八	減一·〇	一·二	未詳
石油（百萬噸）	七九·七	八九·三	一二·七	一二·〇	一一·四
水泥（百萬噸）	二四·三	二七·七	一二·〇	一三·九	一二·〇

電力（十億度）	一五七	一八〇	一〇·五	一四·六	一一·九	
煤氣（十億立方公尺）	二八·八	三六·五	二八·〇	二六·七	一八·八	
化學工業設備（百萬盧布）	一一八	一二八	一三·五	八·四	一八·〇	
工業總產值			八·四	一〇·〇	八·一	
工業勞動生產率			三·五	六·〇	五·六	

根據以上俄帝公佈之數字，除若干工業未完成生產計劃外，牲畜增產計劃未完成，因而牲畜產品之供應，仍距人民需要甚遠。穀物及其他農作物之產量，因半年無法總結，故無數字，但依據目前情況判斷，今年之穀物收成至少將可達到去年之產量，勉足自給。

住宅建築新政策

俄共中央及部長會議八月七日聯合公佈「關於個人及合作社住宅建築之決議」，摘要如下：

㈠城市及城市型村鎮之住宅建築，將於數年內，逐漸從個人獨戶式住宅過渡到吸收民間資金之合作化公寓式住宅。

㈡加盟共和國與自治共和國首都，邊區與省中心，以及有建設機構與建設及生產基地之都市，應先組織住宅建築合作社。

㈢蘇俄建設銀行給予住宅建築合作社百分之六十住宅建築貸款，該項貸款於十—十五年分年歸還。

㈣各加盟共和國應停止將首都土地撥給個人建築住宅，並應對在該地區已取得個人建築住宅權者，停止貸款。

㈤各加盟共和國有權停止將其所屬之其他城市土地撥給個人建築住宅，並有權對在此城市已取得個人建築住宅權者，停止貸款。但在將實施個人建築住宅之城市、城市型村鎮及農村，仍應維持現行之個人建築住宅貸款辦法。

俄帝此項措施，旨在：㈠節約建築住宅之物資；㈡加速住宅建築，以求提早解決其嚴重之住宅短缺問題。

此外，俄帝最近授權地方政府調查及沒收以非法收入購置之私人住宅與別墅。

乙　對外活動

「經互會」近之「濟助員」

（一）共產集團之「經濟互助委員會」（匪及北韓、北越未參加）於六月初舉行會員國共黨代表會議後（見上期月報），其若干常設委員會（又稱專門委員會）曾分別舉行會議，討論執行共黨代表會議之決議及有關問題。

六月初「經互會」第十六次臨時常會通過設立由會員國政府副首長組織之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日—十二日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依據共黨代表會議及第十六次臨時常會決議所擬訂之工作計劃，「會員國機器製造業國際專業化與協作原則」，及關於組織問題之決議。

俄帝爲加强對「經互會」之領導與控制，於七月中任命其部長會議副主席V・諾維柯夫（原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爲駐「經互會」常任代表及「經互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其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遺缺調升該會第一副主席第米雷特斯接充，並加委爲部長會議副主席。

（二）「經互會」於七月九—十三日在華沙舉行爲期五日之經濟專家會議，出席會員國代表約六百人（外蒙未參加），討論經濟學與生產及勞動組織問題。

（三）七月二十五日俄、保、匈、波、捷、羅及東德簽訂設立統一電力系統中央輸電理事會之協定，該會設於捷克首都布拉格，其任務爲協調各簽字國之輸電工作。

一九五九年五月舉行之「經互會」第十一次會議，會決議建立會員國統一電力系統，目前俄、捷、波、匈及東德之電力系統已統一，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兩國電力系統與統一電力系統之聯接工程，將於一九六三—六四年完成。

俄南關係

今年四月俄外長葛羅米柯答聘南斯拉夫後，俄南關係日趨密切。

由南共政治局委員、國會議長史湯保列率領之國會代表團於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三日訪俄兩週，曾與赫魯曉夫會談二小時。

七月二—七日，南國副總統率領經濟代表團訪俄磋商經濟與貿易問題，兩國於六日簽訂一九六三—六五年貿易協定，以代替去年簽訂之一九六一—六五年貿易協定，並同意兩國代表於短期內舉行會談，磋商簽訂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問題。

新貿易協定規定三年內之貿易總額合七億五千萬美元，並規定一九六三年之貿易額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一倍，即約一億六千萬美元。按：舊貿易協定規定一九六一—六五年之貿易總額合八億美元。

南副總統返國後，稱道俄帝之經濟成就，並謂對其大規模建築住宅之印象更深。

七月十三日，兩國有關機構根據新貿易協定，簽訂造船合同一件，規定南斯拉夫爲俄帝建造一萬二千噸之乾貨船五艘，二萬零八百噸之油輪九艘，一九六四—六五年交貨。

南國兩代表團返國後，俄駐南代辦即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列日涅夫接受訪南邀請之復函致送狄托，預定秋間成行。

據駐俄之南國官員透露，俄已原則同意於一九六三年給予南國貸款，數目未定。

赫魯曉夫五月間訪保加利亞時，曾宣稱：「吾人（指俄南兩國）對國際局勢，包括裁軍問題，看法一致。俄南雙方在各方面之密切合作，日益發展。蘇聯將全力援助南斯拉夫，並將盡可能助其建設眞正社會主義。」

俄南兩國勾結日緊，顯不利於自由世界。狄托對所謂不結盟國家積極活動，旨在擴大中立主義勢力，實係俄帝侵略之前鋒。

俄南雖狼狽爲奸，但兩國共黨之理論鬥爭，仍未終止。

共匪動態述評

派遣代表團參加日「禁原氫彈大會」

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會主辦之每年一度的「禁止原氫彈和阻止核戰爭世界大會」，於八月一日起至七日止，在東京舉行。該會具有濃重的親匪反美色彩，共匪例於每年派遣代表團參加，本年所派者係以作家巴金任團長，並由向充毛匪日語翻譯之趙安博任祕書長率領前往。

巴金在該大會中被選爲主席團委員，在講話中極力煽動反美，謂美國「有一百多萬軍隊駐紮在世界七十多國和地區，在三十五個國家內建有九百多個軍事基地，正在擴建十五個洲際導彈基地。它在日本就有兩百多

個軍事基地，它霸佔着冲繩島，在那裏建立了亞洲最大的核武器基地。」繼稱：「我們不能向帝國主義乞求和平，要加强團結，共同鬥爭。我們的團結一致的力量是能够縛住美國原子狂人的手脚，能够保住世界的和平。」

在該本次大會中曾發生混亂情形，因「日本社會黨」及「總評」出席代表主張對美俄核試驗應同時提出抗議，不應只單對美國而將蘇俄放過，惟未能達成目的，結果憤然出場；而大會宣言及建議書，則亦未能按照通常程序通過，僅冒稱「在絕大多數代表都以雷鳴般的掌聲表示贊同這些文件」，將其製造爲「可以把它稱做大會的決議」。

共匪代表團曾以七百五十萬元於大會閉幕前交與該「原水協」理事長安井郁，謂爲捐助給日本原子彈受害者。會後，匪代表團即向日共及日親匪社團展開活動，於八月中旬始行離日。

大歌蘇太成　事頌俄空就

毛匪澤東、劉匪少奇、周匪恩來於八月十五日聯名致電俄共中委會第一書記、蘇俄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及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祝賀俄「東方三號」和「東方四號」太空船的「成功發射，編隊飛行與勝利着陸」。

毛匪等在電文中稱：「這一新勝利是對人類征服宇宙空間的又一次偉大貢獻，它再一次顯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强大威力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

匪「人民日報」於翌日復於以社論「征服宇宙空間的光輝成就」引伸毛匪之媚俄賀電，再加强調蘇俄在科技術上之高度進展，而歸結於反美意圖稱：「又一次證明，在征服宇宙的事業方面，蘇聯遠遠把美國拋在後面，引起了美國的驚恐和沮喪。……對於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則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

共匪在內外情勢日漸孤立之危機中，現似又在重施假藉蘇俄聲勢以逞强之故技，故對此次蘇俄發射兩個太空船及太空人成功一事，特別予以擴大宣傳，指其爲「社會主義陣營的强大威力」表現。除首由毛匪等向俄電賀及匪報大加渲染刊載外，共匪並發動北平、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瀋陽、西安、重慶、南京等城市大專學校，各種團體、廠礦等領導人發表類似毛匪等歌讚蘇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陣營强大」及「反美帝更具決心與信心」之論調，共匪之各地報紙、廣播則均予連續報道，形成匪俄關係長期冷淡情況中之稀有現象。

匪張忠翻文　為獻做案章

共匪爲掩飾其殘民以逞之暴力政權性格，曾多次妄謀爲中國歷史上公認之盜匪叛亂事件，大做其翻案文章。例如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以至義和團，均屬其搜求對象。

八月份內，共匪又發表一專論介紹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論文「關於張獻忠殺人問題的探討」一文，謂該文係應屆畢業生現年廿一歲之袁庭棟所寫作，在担任明清史課程之「副教授」黃少荃指導下，曾根據有關正史、野史、文集、雜記等六十餘種，四川各種地方誌五十餘種，搜集紀錄了有關張獻忠事蹟的資料達二十餘萬字，然後再「認眞學習了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列寧的『論戰爭與和平』；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寫成一部十二萬字的『張獻忠傳論』，選擇了其中一節『關於張獻忠殺人問題』爲畢業論文」。

共匪介紹該論文的目的，已由共匪自作供狀稱：「是替張獻忠辯誣，不澄清反動史家在張獻忠殺人問題上的誣蔑和歪曲，這位農民起義領袖的眞面目就永遠不會爲人民所認識」。

共匪對它所犯的屠殺人民罪惡，也在自作供認稱：「在革命鬥爭中，使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張獻忠殺的只是王府宗室，貪官汚吏、地主豪紳和頑强的明軍，這是爲保衞農民革命成果所必需的。」

匪區夏糧普歉　區遍收

匪區今年因遭受水、旱、虫災以及嚴重霜凍的交替侵襲，不僅夏收糧食作物受到嚴重打擊，而且對晚的播種，亦有甚大影響。據匪「新華社」八月十一日報導：「粵省各

（下轉第38頁）

八月份大事日記

一日

△馬來西亞聯邦明年八月成立。
△阿爾及利亞政治風潮趨緩和。

二日

△六國共同市場同意英國加入。
△阿各派系協議，接受貝拉領導。

三日

△匪幹在寮國公開活動，我政府不能容忍，已向寮政府提出抗議。
△比軍撤出盧安達。

五日

△俄帝恢復空中核試，全球輿論一致譴責。

六日

△中美牙買加獨立。
△荷蘭決與印尼進行正式談判。

七日

△凱達宣佈退讓，將阿政權交予貝拉。
△日抗議俄帝恢復核爆。

九日

△荷軍在西新幾島，追擊印尼傘兵。
△裁軍會中，美國禁試建議，遭俄代表悍拒。

十日

△俄又舉行空中核爆。

十一日

△俄第三太空人射入太空軌道。
△美任命包倫使法。

十二日

△我決定在盧安達設大使館。
△美已射出十五衛星，經俄上空從事偵察。
△俄再射一太空船進入太空。

十三日

△西柏林羣衆示威，激烈反對共黨圍牆。
△荷印雙方代表初步會商。
△美對匪禁運，仍嚴格實施。

十四日

△阿根廷駐華大使波里尼來台。

十五日

△印尼實行邊談邊打，繼續進攻新幾內亞。
△荷決定與印尼延期簽訂西新幾島主權協定。
△匪指控印軍射擊匪軍據點。

十六日

△荷印正式簽訂協議，西新幾島移交印尼。
△卡坦加軍隊攻佔兩城。
△美以柯勒使俄。

十七日

△越南三軍聯合出擊，掃蕩金甌共軍老巢。

十八日

△柏林共黨越界殺人，美駐軍向俄提抗議。
△赫魔揚言簽訂對德和約。
△西新幾島荷軍司令下令停火。

十九日

△我將在牙買加設大使館。
△西柏林人再度示威，抗議德共屠殺逃亡難民。

二十日

△打破核子禁試僵局，美俄同意直接談判。
△柏林示威更趨激烈，羣衆攻擊俄軍車輛。
△拒匪入聯合國，美有充分把握。

廿一日

△我奧會電亞洲體協，抗議印尼蓄意阻我參加亞運之不法行爲。
△俄派兵控制古巴，已有五千人到達。

廿二日

△我奧會嚴正聲明，痛斥印尼詭詐行爲。
△俄政府宣佈撤銷柏林俄司令部。
△美兩核子潛艇，在北極完成歷史性會合。

廿三日

△俄片面撤銷柏林司令部，四國協定仍然有效，西方權利，不受影響。
△美獲情報，共黨軍援古巴，建造飛彈基地。

廿四日

△美美法照會蘇俄，促即舉行四國會議，防止柏林情勢惡化。
△聯合國向卡坦加提最後通。

廿五日

△駐在寮境外國人員，撤退工作開始。
△俄又舉行巨型核爆。
△越軍大舉進攻，共黨損失慘重。

廿六日

△德共在柏林製造新事端，揚言四國佔領無效。
△阿爾及利亞軍人組執政團，指控貝拉叛國。

廿七日

△我總統嚴正譴責印尼與匪勾結，破壞亞運。
△美發射金星太空船，進入星際軌道。
△美英禁試方案，又遭俄悍拒。
△國際田徑協會聲明，撤銷承認四屆亞運。
△阿拉伯聯盟破裂，阿聯宣佈退出。
△韓前總理張勉被捕。

廿九日

△深圳發生爆炸，共匪封鎖中英邊界。
△俄提議無監督自動停試，西方代表斷然拒絕。
△西德不願英挪等國參加歐洲政治聯盟。

三十日

△達成核子禁試協定，美盼具有適當保證。
△俄擅撤銷駐柏林司令部，盟國向俄提出抗議。

卅一日

△千里達獨立。
△俄在柏林空中走廊周圍，建立火箭基地。

編後記

編者

聯合國大會第十七屆常會，定於九月十八日起在紐約召開。本刊特請鄧公玄教授根據大會臨時議程并就國人所關心的所謂我代表權問題等，作一綜合性的展望。鄧教授曾數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人，對當前國際外交，研究精湛，著作甚多，早為國人所熟知。近年以來，聯大早已不能發揮憲章所賦與的功能，而成為東西冷戰的場所。俄酋赫魯曉夫近揚言將出席本屆大會，並已在柏林、古巴等地挑起新的緊張局勢。惟以最近一年來共產鐵幕敗象畢露，故祇需民主陣營團結一致，預料俄帝陰謀必難獲逞，我亦必能確保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與地位。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針對蘇俄的向外擴張，因倡導自由世界集體聯防制度并積極推行大同盟政策。目前與美締盟國家，已達四十五國之多，而其中尤以北約組織成立最久且影響深遠。惟美與北約組織國間的合作關係，亦常有不盡如理想之處。最近甘迺迪總統有鑑及此，特提出合夥關係的新口號，強調美與盟國乃係相互依存，而決非美國以盟主自居。美國此舉，能否進一步強化其與北約國的團結合作，自為關心世局者所重視。本刊本期特請立法委員陳紹賢教授，就此作一深入而有系統的分析，想必為讀者所歡迎。

國際關係研究所所主辦的第三次學術座談會，已於八月二十日舉行，討論歐洲共同市場與世界經濟。計出席王撫洲、謝森中、潘志奇、楊永厚、楊家麟、劉支藩及該所研究員等學者專家三十餘人。曾就上項主題以及組織亞洲共同市場的可能性等，作縝密的研討。本刊特將全部發言紀錄發表，以供讀者參考。

本刊自公開發行以來，對俄情匪情，曾不斷發表各種專論以及動態報導，使平日未曾接觸有關資料的讀者，亦能有所瞭解和認識。目前大陸夏收已過，共匪重糧荒有無解救可能，必須根據實際資料，始能判斷。本刊本期因特請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劉岫青先生，根據最新資料，作一客觀的分析。劉先生為知名地政學者，學劃耕者有其田制度尤著貢獻，當為國人所熟知。

最後，我們願向讀者推薦吳鈞先生所寄有關菲律賓外交近況的國際通訊。本文對自由中國鄰邦菲律賓的外交動態，曾加以平實扼要的報導。我們竭忱歡迎海外作者和讀者，能就當地政情僑情等，不時惠賜佳章，以光篇幅。

問題與研究 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卜道明

編輯者：問題與研究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所址：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

電話：二二一七七一號

台北郵政信箱一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賬戶三四三六號

台北總經銷：正言書報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十巷六號

電話：三五八三九號

各縣市總經銷：國華森記書報出版社

地址：永康街十六號

電話：二五四七六號

香港經銷處：亞洲出版社

地址：香港銅鑼灣怡和街88號

九龍經銷處：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二六四三七·三七九四〇

零售每冊 新台幣五元 港幣一元 美金一角五分

訂閱：全年新台幣五十四元 半年新台幣二十七元